

北宋外戚將門陳州宛丘符氏考論*

何冠環

香港理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導言

五代至宋初的陳州宛丘(今河南周口地區淮陽縣)符氏將門，自後唐的符存審(862–924)起家，到其子符彥卿(898–975)屢建功勳，封王建藩，在大半個五代時期，符氏不僅是聲名顯赫的將門，還因後周世宗(921–959，954–959在位)先後娶符彥卿兩女(即宣懿皇后、恭帝周太后)為后，於是又擁有外戚的身份。¹入宋後，符氏在宋太祖(927–976，960–976在位)一朝，以前朝外戚及強藩之嫌，多數時間為太祖所忌

* 本文初稿曾在2006年8月於上海舉行的「中國宋史研究會年會」上宣讀。承蒙三位不具名審稿人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¹ 符存審《舊五代史》及《新五代史》均有傳，其父符楚為州牙將，他可以說是第二代為將，不過符氏真正起家始於他。存審有五子：符彥超(?–934)、符彥饒(?–937)、符彥卿、符彥能和符彥琳。符彥超及符彥饒均死於非命，惟有符彥卿以功名令終。考兩五代史均以符彥卿為符存審第三子，但《宋史·符彥卿傳》則以彥卿為存審第四子，「軍中謂之『符第四』」。據《舊五代史》所記，符彥卿的兄弟中，惟有他與符彥琳入宋後尚在，不過，符彥琳在《舊五代史》修成時(宋太祖開寶六年，973)已卒於金吾上將軍任上。據《邵氏聞見錄》所載，符彥卿女宣懿符皇后(930–955)初適河中節度使李守貞(?–949)子李崇訓(?–949)，有相者說她貴不可言。當李守貞舉兵叛，郭威以後漢樞密使領兵討之。城破，守貞父子舉家自焚，但符氏坐在堂上不動。漢兵入，她叱之曰：「吾父與郭公有舊，汝輩不可以無禮見加。」漢兵稟告郭威，郭威收她為養女，然後嫁予周世宗。世宗即位，冊為皇后，顯德二年(955)七月病死，年僅二十六。周世宗後續娶其妹，入宋後，遷於西宮，號周太后(?–993)，或恭帝周太后。她在太宗初年入道為尼，至太宗淳化四年(993)始逝。考《隆平集》、《東都事略》及《宋史》符彥卿均有傳。《東都事略》清楚記周世宗二后、太宗懿德皇后皆彥卿女，並說自周及太祖朝賜詔不名，近代貴盛無與為比。關於符氏兩后在五代之後宮政治中的表現，趙雨樂曾在一篇專文有所論及。參見薛居正(912–981)等：《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卷五六〈符存審傳、符彥超附傳〉，頁755–60；卷九一〈符彥饒傳〉，頁1208；卷一二一〈后〔下轉頁14〕

而不獲重用。然而，被太祖培養為繼承人的皇弟趙光義（即宋太宗，939–997，976–997在位），因在後周世宗時娶符彥卿第六女（942–975，太宗即位後追封為懿德符皇后）為妻，故符氏又擁有「準外戚」的身份。雖然符皇后在太宗即位前一年已去世，但並不妨礙符氏族人在太宗朝恢復為戚里之家。太宗除了重用他的藩邸舊臣外，比起乃兄太祖，他更喜用外戚武將為他統軍作戰。²在太宗、真宗（968–1022，997–1022在位）兩朝，符彥卿的兩個兒子、第三代的符昭愿（945–1001）和符昭壽（？–999）都頗受重用，先後領軍出戰和鎮守大藩。但他們才具有限，並未建立甚麼功勳。到了仁宗（1010–1063，1022–1063在位）以後，除了符惟忠（？–1042）外，符氏的第四代與五代再沒有出過甚麼出色的人物，而符氏這個在五代至宋初一度顯赫的外戚將門，即走上衰落道路。³

〔上接頁13〕

妃傳一·宣懿皇后符氏》，頁1603–4；歐陽修（1007–1072）（撰）、徐無黨（注）：《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二〇〈周世宗家人傳八·皇后符氏〉，頁203–4；卷二五〈唐臣傳十三·符存審傳·附子彥超、彥饒、彥卿〉，頁263–67；曾鞏（1019–1083）：《隆平集》，收入趙鐵寒（主編）：《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一六〈武臣傳·符彥卿〉，頁六下至八上；王稱（？–1200後）：《東都事略》，收入《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卷一九〈符彥卿傳〉，頁四上至五上；脱脱（1314–1355）：《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二四二〈后妃傳上·懿德符皇后〉，頁8609；邵伯溫（1056–1134）（著）、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七，頁68–69；陳舜封（？–1001後）：〈符昭愿墓誌銘·咸平四年〉，載羅振玉（校錄）：《芒洛塚墓遺文三編》，收入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二冊，頁600；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二五二〈帝系三〉，頁1987；趙雨樂：〈五代的后妃與政治〉，載盧向前（主編）：《唐宋變革論》（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頁345–47，第六節「五代入宋的後宮政治」。

² 關於太祖朝外戚武將的情況、太祖使用外戚掌軍的得失，以及太宗重用其藩府舊臣的情況，可參閱何冠環：〈宋太祖朝的外戚武將〉，載所著《北宋武將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3年），頁63–86；何冠環：〈論宋太宗朝武將之黨爭〉，載同書，頁87–135。

³ 考《宋史·符彥卿傳》及《東都事略·符彥卿傳》均稱符有三子：長子符昭信（？–954）、次子符昭愿和幼子符昭壽。（按：《東都事略》記符彥卿三子為符昭信、符昭厚、符昭壽。其中「符昭厚」當是符昭愿的訛寫。）但《宋史·符彥卿傳》中又記他有子名「昭序」，疑是「昭信」之訛。符昭信以父故，任天雄軍（即大名府）衙內都指揮使，領賀州（今廣西賀州地區賀州市）刺史。他在後周世宗顯德初（954？）卒，贈檢校太保、閬州（今四川南充市閬中市）防禦使。符昭愿原居次，入宋後成為符彥卿的長子。〈符昭愿墓誌銘〉稱他為符彥卿世子，可見他的身份。昭愿於開運二年（945）七月丙午（十二）生，母為虢國夫人楊氏（？–989），字致恭，比符皇后年輕三年。年方九歲，就以蔭授天雄軍衙內都指揮使，翌日即超授為檢校左僕射遙領興州（今陝西漢中市略陽縣）刺史。考

〔下轉頁15〕

關於宛丘符氏的事蹟，楊果早在1992年即為符氏最顯赫的人物符彥卿寫過一篇深入淺出的傳記。另外，也有研究家族歷史的學者，在相近的時期注意到陳州符氏這個名門世家。最近，胡坤發表了一篇以析論符彥卿與周世宗及宋太祖朝政治為核心課題的專論〈符氏家族與宋初政治〉。⁴ 本文即在楊文及胡文的研究基礎上，

〔上接頁14〕

籍貫為大名府的宋初名臣柳開(947-1000)曾撰有〈上符興州書〉一文，據祝尚書的考證，柳氏此文當作於符昭愿在開寶初年改領恩州(今廣東陽江市)之前，顯然符昭愿領興州刺史跨越後周末年至宋初。附帶一談，《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曾記在建隆二年(961)八月己未(二十八)，有太子中舍(按：《宋史》作監察御史)符昭文(?-961後)以過免官。這位符昭文未審是否符彥卿的族姪。另外，太祖朝翰林學士陶穀(903-970)所撰之《清異錄》曾三處提及一個名符昭遠的御史而與他有交的人。陶穀說他曾以鴨卵及蓮枝一撚紅送給符昭遠，他的小介回來，帶來符的兩句詩，詩云：「聖胎初出赤誌翁，醜杖旁扶赤志翁。」另陶亦記符昭遠說：「鴨頗類乎鵝，宜謂之減腳鵝。」另亦記符昭遠不喜茶，曾經為御史的同列會茶，他嘆道：「此物面目嚴冷，了無和美之態，可謂冷面草也。」這位符昭遠很可能也是符彥卿的族姪。參《宋史》，卷二五一〈符彥卿傳、符昭愿附傳〉，頁8838，8840-41；卷四四二〈文苑傳四·郭忠恕〉，頁13088；《東都事略》，卷一九〈符彥卿傳〉，頁五上；陳舜封：〈符昭愿墓誌銘〉，頁600；柳開：《河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頁一八下至二〇上，〈上符興州書〉；徐松(1781-1848)(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國立北平圖書館1926年本，1957年)，〈禮四十一之十五〉；祝尚書(編)：《柳開年譜》，載吳洪澤(主編)：《宋人年譜叢刊》第一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14；陶穀(撰)、鄭村聲、俞鋼(整理)：《清異錄》，收入朱易安(主編)：《全宋筆記》第一編第二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卷上〈赤誌翁〉，頁42；同卷〈減腳鵝〉，頁54；卷下〈冷面草〉，頁100；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1995年)，卷二，頁53。至於符彥琳的任職，參見注1。

⁴ 關於符氏家族的研究，柳立言在他論真定曹氏的專文中，曾以符彥卿家族無法在宋初延續其貴顯的事實，與真定曹氏做過一番簡單的比較。不過，柳氏對宛丘符氏並未作深入的研究，所參考的史料僅限於《宋史》符彥卿本傳及符昭愿和符昭壽的附傳，以及《長編》的兩則記載。另外王國生曾撰一篇短文，簡介自漢至宋的三個陳地名門世家，而最後以半頁的篇幅介紹符氏世家。不過他沒有注明參考甚麼史料，而所列出的符氏人物，也不過根據《宋史》〈符彥卿傳〉及〈符惟忠傳〉，是故該文參考價值有限。至於胡坤的專論，標題雖說是符氏家族，實際上只論符彥卿，最多旁及他三個先後成為周世宗及宋太宗皇后的女兒。而所謂宋初，只及於宋太祖朝，重心放在析述後周三主的政治。至於宋太宗朝及以後符氏家族的事蹟，則未有論及。參見柳立言：〈宋初一個武將家族的興起——真定曹氏〉，載《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年)，頁72；王國生：〈陳地名門世家〉，《周口師專學報》1997年第4期，頁51-53；胡坤：〈符氏家族與宋初政治〉，載姜錫東、李華瑞(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六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18；楊果：〈從戰將到庸夫的符彥卿〉，載朱雷(主編)：《外戚傳》(鄭州：河南出版社，1992年)，下冊，頁84-98。

參考其他史籍有關記載，考論宛丘符氏將門在整個北宋的事蹟。值得一提的是，符氏各代人物，現存的碑銘資料有屬於第三代的〈符昭愿墓誌銘〉、屬於第四代的〈大宋故監門衛將軍符君〔承煦〕墓誌銘〉、屬於第六代的〈崇國太夫人符氏墓誌銘〉及〈宋故符公〔守規〕墓誌〉，以及屬於第八代的〈宋故忠翊郎符侯〔佺〕墓誌銘〉五種，在相當程度上補充了《宋史》、《東都事略》、《長編》等書記載之不足。本文即結合各種相關的史料，試從這一個案，探索北宋外戚將門興衰的軌跡。

前朝外戚：宋太祖朝的符氏將門

太祖代周後，符彥卿雖是後周世宗的后父，但他沒有像忠於後周的昭義（即潞州，今山西長治市）節度使李筠（？-960）和後周太祖（904-954，951-954在位）外甥、淮南（即揚州，今江蘇揚州市）節度使李重進（？-960）等那樣舉兵反宋。他和後周另一外戚、後周太祖駙馬張永德（928-1000）採取同樣策略，擁兵自保。他在建隆元年（960）正月丁巳（十七），即太祖登位後的十六日，便派長子符昭愿從大名府（今河北邯鄲市大名縣）入覲，並上表請求在以後的宣召上書寫其名（按：從後周恭帝〔959-960在位〕開始，恩准在詔書中不書符的名諱）。太祖見符彥卿向自己輸誠，加上他是親弟的岳父，於是對他採取籠絡手段。李燾《長編》即稱：「彥卿宿將，且前朝近親，皇弟匡義汝南郡夫人又彥卿女也，上每優其禮遇云。」太祖除了不允所請，繼續「賜詔書不名」的特恩外，還從他原本守太尉、兼中書令之官，擢陞兩級為守太師，並讓他繼續以魏王、天雄節度使的名位，鎮守北方重鎮大名府。另外，又遷符昭愿為檢校司徒，進階金紫光祿大夫而遣還。⁵太祖對其弟婦，即符彥卿的第六女，先在建隆元年正月封汝南郡夫人，到二年九月再進封楚國夫人。⁶

⁵ 《長編》，卷一，頁7，21；《宋史》，卷二五五〈張永德傳〉，頁8916-19；陳舜封：〈符昭愿墓誌銘〉，頁601。考張永德比太祖年輕一歲，一向與太祖交好，軍功也沒有符彥卿那麼耀目。他在後周時已暗向太祖輸誠，又曾大力資助太祖娶王皇后（一說他又曾資助太宗娶符皇后），故太祖感其恩德。加上他給人好仙道之術的印象，故太祖在位期間，對他恩寵不替，略無猜嫌。太祖即位後，加他侍中。他在是年八月，即李筠之亂平定後一個月，自許州（忠武軍）（今河南許昌市）來朝。太祖改授他武勝軍（即鄧州，今河南南陽市鄧州市）節度使，復召對後苑，和他道故舊之情，以巨觥暢飲，稱他「駙馬」而不名，又特別免其所欠官錢五萬，而別賜錢二十萬。稍後又令他從遊玉津園，命衛士代執其轡。總之他「恩寵優渥，舊臣無與比者」。太祖並向他密詢征北漢的意見。他認為北漢兵少而悍，又有契丹為援，主張緩圖之。

⁶ 《宋會要輯稿》，〈后妃一之一〉；《長編》，卷一，頁7；《宋史》，卷二四二〈后妃傳上·懿德符皇后〉，頁8609。考懿德符皇后在開寶八年十二月卒，年三十四，即生於後晉高祖天福七年（942），比太宗年輕三年（按：太宗生於天福四年〔939〕七月），史稱她是符彥卿第六女。惟除了嫁予周世宗的兩個姐姐外，她其他三個姊妹的姓名及事蹟均史所不載。

太祖為了專心對付不聽命甚至可能懷有異心的藩鎮，對其他安份聽命的藩鎮採取優容寬大的策略。符彥卿屬於後一類的藩鎮，他雖然是周室近親，但同時又是太祖的姻親，而且一早便對太祖輸誠，故太祖沒有像對周室另一外戚、建雄軍（即晉州，今山西臨汾地區臨汾市）節度使楊庭璋（912–971）那樣，既處處防範又刻意打擊。⁷相反，太祖刻意籠絡他，要穩住他。對於符彥卿在他治下的天雄軍濫取民租、中飽私囊的做法，太祖卻予以優容，不加懲處。直至建隆二年二月，太祖才委派朝中的常參官，替代藩帥的親吏，到各道收取民租，防止藩帥重斂百姓。對於以厚斂百姓最著的符彥卿，是月己卯（十五），太祖居然還以羨餘的公粟賞賜給他，說是「以媿其心」，其實是給他作為「補償」。⁸對於符彥卿治理大名府的弊政，他的女婿太宗也知道得很清楚。太宗在淳化二年（991）閏二月，即符逝世十七年後，仍沒有護短地批評他「累任節度，以射獵馳逐為樂，於是近習窺其意，爭獻鷹犬，彥卿悅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橫侵擾」。⁹

符彥卿在乾德元年（963）二月丙戌（初三）自大名府來朝，對於廣政殿，太祖厚賜他襲衣和玉帶。據《長編》所記，太祖這時有意委任符彥卿掌軍，但當他向心腹親信、樞密使趙普（922–992）言及此意時，趙普即予反對，以符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趙普多次勸諫無效時，最後被迫使出不尋常手段，先扣起任命符彥卿的宣召，然後因太祖的責問，向太祖說出「陛下何以負周世宗」的危言，使到本來以為「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豈能負朕」的太祖，對符彥卿的信任動搖起來，而最終收回成命，不再委用符彥卿掌軍。¹⁰關於此事，楊果認為「太祖是否真有過讓

⁷ 建雄節度使楊庭璋的姊姊是後周太祖的淑妃，深得周太祖及周世宗的信任。因為這層前朝外戚的關係，太祖對他有疑心，一早便派悍將荆罕儒（？–960）為晉州兵馬鈐轄，意圖監視楊有否不軌行為。荆罕儒每入節帥府，從者都持刀劍入內。楊為表明沒有異心，府中並不設防。李筠在建隆元年四月反宋，遣使約楊一同起事，但楊沒有答應，還將李筠的使者拘拿，獻送太祖，並且獻上攻取李筠之策。但太祖仍未肯相信楊，平定李筠後，是年十月，詔楊赴京。楊很合作，即日單車就道。同月己巳（初三），太祖徙楊為靜難軍（即邠州，治所新平，今陝西咸陽市彬縣）節度使。參見《長編》，卷一，頁25–26；《宋史》，卷二五五〈楊庭璋傳〉，頁8903–4。

⁸ 在五代及宋初，藩鎮派遣親吏濫收租賦，將多出的租入中飽是很普遍的事。據載符彥卿在天雄軍「取諸民尤悉」。《宋史》本傳稱斂財的是符的牙校劉思遇，符彥卿其實不知情，這大概是為符諱過。參《長編》，卷二，頁39–40；《宋史》，卷一〈太祖紀一〉，頁8；卷二五一〈符彥卿傳〉，頁8840。

⁹ 《長編》，卷三二，頁712–13。

¹⁰ 考趙普反對符彥卿掌軍之事，出自《涑水紀聞》引神宗朝官至入內副都知、皇城使的內臣藍元震（？–1077）所傳述之言。參見司馬光（1019–1086）（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一，頁20；《宋史》，卷二五一〈符彥卿傳〉，頁8839；《長編》，卷四，頁83–84。

符彥卿典兵的打算，這裏姑且不論；上面那段對話倒是正好說明了符彥卿入宋後之所以未能掌兵柄，原因正是宋太祖的猜忌和防範」。¹¹

筆者以為太祖本來並未對符彥卿起猜忌之心，他所以有委用符執掌禁軍之意，很有可能是接受太宗的建議。太宗為擴大及鞏固他在禁軍的影響力，趁著妻父來朝，碰上太祖此一刻對符彥卿「聖眷正隆」，就乘機向乃兄進言，委任符彥卿這個重要差事，卻想不到給趙普的危言破壞了他的計劃。¹²

細考太宗在太祖朝經營的勢力集團，除了他的藩邸親信部屬外，他還招攬了許多具有外戚身份但未受太祖重用的武將為他效力，包括太祖、太宗兄弟的祖母、翼祖簡穆皇后之姪劉文裕(944-988)，以及早已去世的太祖髮妻孝惠賀皇后(929-958)之兄賀懷浦(?-986)及其子賀令圖(948-986)。¹³對於他自己的妻族，包括岳父及其族人，太宗自然倚為心腹，有機會便擢用在身邊。附帶一談，太宗和他的符氏夫人，相信是伉儷情深的。據柳開所撰的《宋故中大夫左補闕致仕高公墓誌銘》所載，在雍熙二年(985)三月，即符皇后去世後十年，渤海學究高南金(?-987後)應諸科試，自陳其父高頤(905-986)在顯德年間曾任符彥卿幕下的天雄軍掌書記，現老病在家，請求太宗憐恤，給他一第，以慰其父。太宗馬上想起當年他親往大名府迎娶符皇后時，符彥卿便是派遣高頤到來迎候。當日高頤對太宗執禮甚恭，甚見誠款。太宗回顧前事，即授他左補闕致仕，並特賜錢十萬，又擢高南金第，授職邢州沙河縣(今河北邢臺市沙河市)尉。¹⁴太宗此刻所以厚待高氏父子，顯然是

¹¹ 楊果：〈從戰將到庸夫的符彥卿〉，頁95。關於太祖防範符彥卿的問題，張邦煒持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符彥卿前朝外戚的身份，頗招太祖之忌。他認為「符彥卿既是周世宗又是趙光義的岳父，宋太祖在後周時同符彥卿在北宋時的地位相似，都具有外戚的身份。劉子健先生在〈宋太宗與宋初兩次篡位〉一文說得對，『宋代起於外戚姻親奪位，從此對於外戚加意防範。』」參見張邦煒：〈兩宋無內朝論〉，《河北學刊》1994年第1期，頁93。

¹² 關於趙普進危言反對符彥卿典兵的事，蔣復璁指出那是太宗與趙普在太祖朝爭奪禁軍控制權的序幕。筆者同意太祖有用符彥卿典兵之意，應出於太宗的推動；而太宗以此鞏固他在軍中的影響力，動機也甚為明顯。不過，趙普當時未必有控制禁軍之意，他這一刻也似乎未打算與太宗爭權，只是不想太宗對禁軍控制太多。蔣文未免推論過遠。參閱蔣復璁：〈宋太祖時太宗與趙普的政爭〉，載所著《珍帚齋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卷三《宋史新探》，頁258-66。關於太宗在禁軍中廣植勢力的情況，以及趙普的反應，可參閱何冠環：〈論宋太祖朝武將之黨爭〉，頁30-33，42-45。

¹³ 參見何冠環：〈宋太祖朝的外戚武將〉，頁65-67，73-74。

¹⁴ 考柳開是高頤父子故人，當高頤在雍熙三年二月辛酉(二十二)逝於大名府時，是年五月，柳開即主動向高家提出，為高頤撰寫墓誌銘。在墓誌銘中，柳開詳細記載太宗因高南金應諸科試，而憶述當年往大名府迎娶符皇后的事。太宗對高南金說：「朕昔迎后(符氏)，抵魏，王命頤曰佐朕膳。頤上手不懈，兢兢然，多禮人也。」按後出的

[下轉頁19]

高南金的上言，觸動他亡妻之思。太宗當年以周世宗愛將之弟，位不過供奉官都知近職，而居然娶得皇后之妹，算得上是高攀。如今他搖身一變，成為一人之下的皇弟，對妻族仍照顧不已，自有愛屋及烏的味道。觀乎太宗登位後仍善待亡妻族人，可以相信他在太祖朝與其妻族的關係密切。

筆者認為，在這一刻，雖有趙普之危言，但以太宗之故，太祖對符彥卿的信任未衰。在是年三月辛未(十九)，太祖幸金鳳園，並召符彥卿等習射。太祖興致甚高，七發皆中的。這時符彥卿知情識趣，為討太祖歡喜，即進貢名馬稱賀。太祖高興之餘，即遍賜從臣馬匹銀器。符彥卿在京師逗留至同年四月戊戌(十七)，然後返回本鎮大名府。¹⁵ 在這段「蜜月期」，太祖大概還讓符彥卿的兒子沾恩，另一方面，符彥卿的幼弟符彥琳仍在京供職。¹⁶

不過，太祖可不像其弟一樣關顧符氏一家，太宗視其妻族為羽翼，可太祖卻始終對符彥卿這個禁軍前輩、五代時名振中外的名將強藩懷有戒心，趙普的危言可說正中他的心窩。楊果的分析很確切，太祖的做法是一步一步削去符彥卿的權力。首先在符彥卿歸鎮兩個月後，同年六月庚戌(三十)，太祖便挑選了一批強幹的常參官出任大名府屬縣的知縣，包括以大理正奚嶼(?-984後)知館陶縣(今河北邯鄲市館陶縣)，監察御史裏行王祐(924-987)知魏縣(今河北邯鄲市魏縣)，監察御史楊應夢(?-963後)知永濟縣(今山東聊城市冠縣北北館陶鎮)，屯田員外郎于繼徽(?-963後)知臨清縣(今山東聊城市臨清市)，削去符的地方行政權力。太祖派常參官出知大名府的屬縣，公開的理由是「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彊幹者往臨之」。在任命四人的制書，也就說：「河朔右地，魏為大名，

〔上接頁18〕

《宋太宗實錄》(以下簡稱《實錄》)及《宋史》也記載此事，惟二書稱高頤在雍熙二年已年八十四，柳開所撰墓誌銘則作高頤時年八十一。又《宋史》所記太宗對高南金所說的話略同，稱：「頤在大名幕中，嘗與朕遊處，迨踰旬月，晨暮對案飲食，常拱手危坐，未曾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參見柳開：《河東集》，卷一五〈宋故中大夫左補闕致仕高公墓誌銘〉，頁五下至八上；錢若水(960-1003)(編)、燕永成(點校)：《宋太宗實錄》(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5年)，卷三二，頁70-71；《宋史》，卷四四〇〈文苑傳二·高頤〉，頁13019-20。符彥卿顯然對太宗這個東牀快婿很禮待，故太宗事隔多年，仍對當日的事記憶猶新。

¹⁵ 《長編》，卷四，頁87，89；《宋史》，卷一〈太祖紀一〉，頁13。附帶一談，據王禹偁(954-1001)的記述，符彥卿在大名多畜名馬，尤其善於配良馬種。他獻給太祖的馬，當是上等的駿騮，故太祖甚喜。參王禹偁：《小畜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一四〈紀馬〉，頁94。

¹⁶ 據《符昭愿墓誌銘》所記，太祖又特賜符昭愿爵為開國男，並開始賜他封邑，以籠絡符彥卿。參陳舜封：〈符昭愿墓誌銘〉，頁601；另參注1。

分治劇邑，當用能吏。近多曠敗之政，殊昧撫綏之方，致逋吾民，以失常賦。思慎釐於縣務，特選士於朝行，斷自朕心，以重其事。」不過，符彥卿派親吏濫收田租，卻是五代以來藩鎮普遍的做法，他的「專恣不法」只要太祖覺得可以優容，或未到適當時機處理，也可以不當一回事。據《長編》所記，後來以右贊善大夫出知永濟縣的周渭（923–999），他抵達大名府時，符彥卿很客氣地迎於郊上，但周渭恃著太祖的寵信，居然大模大樣地只在馬上回揖。等到抵達驛館，才與位高望崇的主帥符彥卿相見，史稱他「略不降屈」。他後來捕獲傷人而逃出縣城的賊盜，並未向上司符彥卿報告，就自行將之處斬。他這樣目無長官，當然是太祖所默許的，不然，以他小小一個知縣，如何敢開罪權勢薰天的皇弟之岳父？周渭對符如此傲慢無禮，群書沒有記載他的反應。據宋人墓銘的記載，符彥卿對他的下屬王祐甚為優禮。看來以他的世故，他多半對周渭的無禮不予計較。¹⁷ 他大概明白，這是太祖試探他是否忠誠的手段。說他「專恣不法」實在沒有太多憑據，真相是太祖開始對他猜忌防範。

¹⁷ 據《涑水紀聞》引《聖政錄》，周渭任滑州白馬縣（今河南安陽市滑縣）主簿時，大吏有罪，他立斬之，故太祖奇其才。到他通判興州時，有外寨軍校縱其士卒侵犯居民，他即前往責而斬之，眾人均不敢動，太祖對他的膽量更加欣賞，並下詔褒獎。大概為此原因，太祖刻意派他出知符彥卿所轄大名府的屬縣。參見《涑水紀聞》，卷一，頁18；《長編》，卷四，頁96–97；卷一〇，頁217；《宋史》，卷二六九〈王祐傳〉，頁9242；卷三〇四〈周渭傳〉，頁10055–57；《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十八之二十五〉；楊果：〈從戰將到庸夫的符彥卿〉，頁84–85，96–97。考王祐乃真宗朝名相王旦（957–1017）之父，據王禹偁的記載，王祐知魏縣的時候，每當他往符府謁見時，符彥卿的屬僚臧令圖都會命人厚為供帳，館王於第。他在開寶二年二月前，早已陞任戶部員外郎知制誥。是年二月，太祖親征北漢，即命他知潞州。參見《小畜集》，卷二八〈諫議大夫臧公墓誌銘〉，頁198。另據《玉壺清話》的說法，說太祖以「符彥卿暴恣不法，除〔周〕渭〔應是〔渭〕〕為屬邑永濟縣令，俾繩之。彥卿聞其來，魂膽俱喪，鞦韆郊迎，謂但揖於馬上爾。境上數寇劫財傷人，彥卿受賂，縱之使逸。謂出令：『敢有藏盜者斬。』不數日，亟獲之，不解府，即時斬決，以案具奏，太祖大壯之。」筆者以為文瑩對符彥卿的描述有醜化及誇大之嫌。他以位尊爵崇之身，對於周渭之到來，何致要「魂膽俱喪」？至於說他受賂而縱盜，他一生富貴，怎會貪盜賊幾個錢而縱放不治，可能是他手下瞞著他幹的事。考周渭在太宗即位後便被遠放嶺南，不得與其妻子莫荃別，然後「委寄繁劇，嶺塞馳走，不還於家二十六年」，最後以過黜為彰信軍（即曹州，今山東菏澤地區曹縣）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真宗聞其有清節，召還，準備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有可能是他當年恃著太祖寵信，對太宗岳父太過不敬，故太宗給他苦差以教訓他。參文瑩（？–1078後）（著）、鄭世剛、楊立揚（點校）：《玉壺清話》（與《湘山野錄》合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五，頁44。

為甚麼太祖忽然對符彥卿起了這樣大的疑心？我懷疑是太祖在軍中佈置的耳目對符危言中傷，也有可能是禁軍中反對太宗一派的動作。從乾德元年八月起，禁軍中因派系之爭而事故頻生，首先是太祖在乾德元年八月，因聽信其軍中耳目史珪(926-986)和石漢卿(?-969)的讒言，錯殺他的愛將殿前都虞候張瓊(?-963)。在張瓊冤死後兩天，太祖在軍中另一耳目、孝明王皇后(942-963)的同母弟王繼勳(?-977)又幾乎與太宗的愛將馬仁瑀(933-982)率部內鬥，若非太祖及時制止，事情就一發不可收拾。¹⁸

符彥卿一族在乾德年間行事很低調，雖然被投閒置散，但也沒給人抓著把柄。太宗在這段時期地位日高，在政府及軍中的勢力也日增。太祖的心情似乎很矛盾，一方面他以太宗作為繼承人的決定不變，而讓乃弟開府置幕；另一方面，在乾德四年(966)三月開始，因禁軍中接二連三發生派系事故，他又開始意識到需要在禁軍的控制中保持適當的平衡，不能讓太宗的一派獨大。為此，他刻意不用與太宗關係密切的人執掌軍權，並相應地委用他親信的外戚，執掌部份禁軍，用以制衡太宗的勢力。¹⁹

符彥卿在開寶元年(968)底，與眾多的宿將藩鎮應召到京，參加太祖在二年春舉行的南郊大典。在這年，太祖仍晉陞符彥卿的女兒、太宗妻為越國夫人。到開寶二年(969)正月己丑(十一)，太祖幸飛龍院，賜給隨侍的符彥卿等十二人名馬。²⁰同年二月庚戌(初三)，符彥卿離京歸本鎮。同月戊午(十一)，太祖下詔親征北漢，從征的宿將計有昭義軍節度使李繼勳(916-977)、建雄軍節度使趙贊(923-977)、彰德軍(即相州，今河南安陽市)節度使韓重贇、義武軍(即定州，今河北保定市定州市)節度使祁廷義(924-981)。但太祖並沒有徵召符彥卿從征。²¹太祖這次御駕親征，從二月打到閏五月，一直無法攻下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而且損兵折將。當北漢主劉繼元(?-991)將暗中降宋的宰相郭無為(?-969)誅殺後，太

¹⁸ 有關張瓊被讒死及王繼勳與馬仁瑀相爭的始末，可參閱何冠環：〈論宋太祖朝武將之黨爭〉，頁28-38。

¹⁹ 參見何冠環：〈論宋太祖朝武將之黨爭〉，頁42-46，55-58；〈宋太祖朝的外戚武將〉，頁69，74-77。

²⁰ 《長編》，卷一〇，頁215。據《宋會要》所載，懿德符皇后在乾德六年(即開寶元年)晉封越國夫人，惟月日不詳。參見陳智超(輯)：《宋會要輯稿補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88年)，頁434。

²¹ 《長編》，卷一〇，頁216-20。隨太祖征北漢的驍將尚有宣徽南院使曹彬(931-999)、步軍都指揮使党進(928-978)、潁州(今安徽阜陽市)團練使曹翰(924-992)、棣州(今山東濱州地區惠民縣東南)防禦使何繼筠(921-971)、內外馬步軍都軍頭王廷義(?-969)等人。

祖失卻內應。考慮到取勝無望，而遼援軍已抵太原城下，為免腹背受敵，只好退兵。²²

就在太祖於是年六月癸巳(十八)返抵開封的一個月後，即七月丙寅(二十一)，太祖忽然徙遷符彥卿為鳳翔(今陝西寶雞市鳳翔縣)節度使，又在八月己亥(二十四)任原知潞州的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權知大名府。太祖將符彥卿移鎮的公開原因是「彥卿鎮大名十餘年，委政於牙校劉思遇。思遇貪而黠，招權黷貨，軍府久不治。於是始議擇官代之」。至於太祖委派王祐出掌大名府的表面理由，則是大名為王祐故鄉，讓他衣錦榮歸云云。²³不過，據《邵氏聞見錄》、《石林燕語》及《宋史·王祐傳》的記載，太祖委派王祐其實因有人告符謀叛，「有飛語聞於上」，故太祖要他「伺察彥卿動靜」和「密訪其事」。說穿了就是要他查究和搜集符彥卿不軌的罪證。太祖甚至對他密戒：「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即許以相位酬庸。據《邵氏聞見錄》所記，王祐出發往大名府前，往太宗府第辭行。太宗這時忽然使開左右，打算單獨與王祐密語。王祐不待太宗開口，就馬上離開太宗府第，顯然他也猜知太宗對他有所請託，心照不宣。抵達大名府後，他查明「飛語」所告不實，因此只將符彥卿兩個挾勢恣橫的家僮治罪，而整整數月都沒有不利於符的報告上聞太祖。太祖將他驛召進京面問：「汝能保符彥卿無異意乎？」他即以一家百口擔保符彥卿無罪，而且坦率地頂撞太祖，稱「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

²² 《長編》，卷一〇，頁216–29。關於太祖忽然改變先南後北策略，揮軍進攻北漢的原因，王育濟認為是太祖成功地在開寶元年九月派刺客侯霸榮(?–968)襲殺北漢主劉繼恩(?–968)，而背後參與策劃這次謀殺的北漢宰相郭無為，顯然已向宋輸誠，太祖即判斷這是出兵滅北漢的有利時機。但他沒有想到北漢的新主劉繼元能果斷地誅殺郭無為，迅速平定內亂，然後全力抵抗宋軍的進攻。結果宋軍失利，太祖還喪失了驍將王廷義和石漢卿。參見王育濟：〈宋太祖遣使行刺北漢國主考〉，《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頁96–104。另關於太祖這次親征的成敗分析，可參閱柳立言：〈宋太祖的御駕親征〉，《歷史月刊》1996年5月號，頁38–46；柳立言：〈從御駕親征看宋太祖的創業與轉型〉，載田餘慶(主編)：《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151–61。

²³ 《長編》，卷一〇，頁227，230，231。據《實錄》所載，太祖委王祐知大名府時，對他說：「此卿之故鄉也，所謂畫錦也。」但王祐沒有依太祖之意行事後，就被「詔還，改知襄州，移知潭州」。參《實錄》，卷四二，頁119。附帶一提，據王禹偁所記，太祖委派曾從征北漢的引進使、成都管內十州都巡檢使翟守素(922–992)，充任授命符彥卿為鳳翔節度使的官告使。太祖又賞賜翟五百萬錢，稱那是賞他擔任成都十州都巡檢使的資費。我懷疑那是太祖給翟的酬庸，翟的任務是要符彥卿必須接受徙鎮鳳翔的安排。參《小畜集》，卷二九(故商州團練使翟公墓誌銘並序)，頁201；《宋史》，卷二七四(翟守素傳)，頁9362。

下以為戒」。太祖聽了王祐這番話，自然不高興，後來將王徙知襄州（今湖北襄樊市）。至於符彥卿就暫時無事。²⁴

為甚麼太祖忽然懷疑符彥卿有異志，而一定要王祐搜集其不法證據，以將之入罪？李貴泉在他的近作中曾提出太祖志在削弱太宗的勢力，讓太宗知所進退，並給那些打算依附太宗的人一個信息，不要以為太宗是皇位的必然繼承人。此番解釋固然可取，不過筆者認為太祖忽然對符彥卿起了疑心，很有可能是太祖親征北漢失敗後的一種異常心理反應。考太祖在徙調符彥卿的翌月，以西京（即洛陽，今河南洛陽市）留守向拱（912-986）吏治不善，將他遠徙為安遠（即安州，今湖北孝感市安陸市）節度使。兩個月後，又將一批來朝的宿將藩鎮五人一齊罷免。稍後，又因西川都巡檢使丁德裕（？-976）的讒言，將征蜀有功之兵馬都監張延通（？-969）斬殺，其罪名是議論太祖征北漢之失。據《石林燕語》所記，「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宋太祖自負善戰，今番卻失計而敗師，很有可能萌生一種像漢高祖（前256-前195，前202-前195在位）忌恨韓信（？-前196）的不平衡心態。當有人乘機進言中傷符彥卿時，太祖就輕易相信，馬上派人嚴查符有否異志，而最終將他調離大名府。²⁵

²⁴ 考《邵氏聞見錄》記太祖曾對王祐許諾：「使還，與卿王溥官職。」邵伯溫在此句後加注云：「時溥為相也。」這與《石林燕語》所記太祖許他以趙普之位略有不同。按這時王溥（922-982）罷相多年，在相位的是趙普，李心傳（1166-1243）的《舊聞證誤》已將邵伯溫記載不確的地方辨明。考王祐出發前往太宗府辭行，顯見是太宗的親信。他寧願開罪太祖，也不肯迎合太祖誣陷太宗岳父，難怪太宗在雍熙四年（987）九月對宰相大大稱許王祐，說他「文章外，復有清節，不中理事斷不為也，當優獎之」。同年十月庚寅（初一），便特遷他為兵部侍郎。參《宋史》，卷二六九〈王祐傳〉，頁9242；《長編》，卷一〇，頁231；卷一六，頁355；卷二八，頁640；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六，頁54；葉夢得（1077-1148）（撰）、宇文紹奕（考異）、侯忠義（點校）：《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七，頁102；李心傳（撰）、崔文印（點校）：《舊聞證誤》（與《遊宦紀聞》合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一，頁2-3。王祐以百口保符彥卿不叛之事，據《長編》所記，最先出於《司馬光日記》所載，惟今本《司馬光日記》不載此條。

²⁵ 參見李貴泉：《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第一章〈三槐王氏的崛起〉，頁53-60；另見王善軍：〈宋代三槐王氏家族興替考述〉，載姜錫東、李華瑞（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五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68-72；《長編》，卷一〇，頁233-34。《石林燕語》，卷七，頁102；楊果：〈從戰將到庸夫的符彥卿〉，頁96。按：被太祖罷藩鎮的宿將計有前鳳翔節度使王彥超（914-986）、前安遠節度使武行德（908-979）、前護國（即河中府，今山西運城地區運城市）節度使郭從義（909-971）、前定國（即同州，今陝西渭南市大荔縣）節度使白重贊（909-970）、前保大（即鄜州，今陝西延安市富縣）節度使楊廷璋等五人。關於張延通被冤殺始末，可參閱何冠環：〈論宋太祖朝武將之黨爭〉，頁46-53。

符彥卿於是年七月底離開大名府，他奏稱染病，故以肩輿的方式前往鳳翔本鎮。行至洛陽，上言病重不能行。太祖只好容許他留在洛陽醫理。他留在洛陽三個月，仍不願行。有御史馬上劾他「假滿百日，受俸如故」，請將他下洛陽的留御史臺審問。《長編》說太祖以他是「姻舊」之故，沒有治他的罪，只在是年十二月將他節度使之職罷免。²⁶ 觀乎符彥卿之病，似是心病居多。事實上，太祖並未有念及姻舊，而是猜嫌未消，正如楊果所論，太祖其實是小題大做地指使御史向他彈劾，然後乾脆將他解職，以絕後患。²⁷ 同是周室近親，太祖對張永德就毫無嫌隙，信任不替。²⁸ 符彥卿所以招忌，大概導源於他宿將的名望、赫赫的戰功，以及其用兵的才幹。²⁹

符彥卿被罷職，在洛陽養老，可他的二子符昭愿及三子符昭壽，卻在開寶二年後被召入朝補授供奉官。據〈符昭愿墓誌銘〉所記，當符彥卿罷養洛陽後，太祖就以符昭愿「供侍定省，勤勞克誠」之「功」，制授恩州（今廣東陽江市）。開寶五年（972）春遷羅州（今廣東茂名市化州市）刺史。然在同年九月癸酉（十七），符昭愿的妻父樞密使李崇矩（924–988）卻以與宰相趙普聯姻，為太祖所不喜，而藉故將他罷

²⁶ 《長編》，卷一〇，頁237；《宋史》，卷二五一〈符彥卿傳〉，頁8839–40。一說他被罷節度使是在是年十一月。

²⁷ 參楊果：〈從戰將到庸夫的符彥卿〉，頁96–97。

²⁸ 張永德在方鎮一直都守法，並且推行太祖認可的善政，故受到太祖的信任，例如乾德元年七月他在鄧州（今河南南陽市鄧州市）上奏，請禁止唐州（今河南南陽市唐河縣）、鄧州不良之民俗，又請以節度推官代牙將領馬步都虞候事。他的請求正中太祖下懷，於是優詔褒答。開寶八年十一月，有鄧州土豪高進挾私怨往開封，誣告張永德據險置十餘砦，將圖不軌。太祖派使者查明所告非實後，即說「吾固知張道人非反者」，而將高進交給張永德處理。另外當有司劾奏張永德為賀太祖平南唐而貢之馬皆老病，而張上表待罪時，太祖詔釋不問，並沒有像當年處理符彥卿被劾一樣，罷其藩鎮。參見《長編》，卷四，頁98；卷一六，頁350。

²⁹ 符彥卿不僅屢立戰功，而且曾撰《人事軍律》三卷、《五行陣圖》一卷。他的軍事理論與行軍旨要，特別是軍律方面，還一再為宋人引述及應用。參見晁公武（1101–1187）（編）、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一四，頁641–42；《宋史》，卷二〇七〈藝文志六〉，頁5283，5287；卷一〇七〈輿服志六〉，頁3595–96；曾公亮（998–1078）：《武經總要》，收入《中國兵書集成》第三冊（瀋陽：解放軍出版社據明金陵書林唐富春刻本影印，1988年），卷六，頁一一下至一二上，〈諸家軍營九說〉。按《人事軍律》不傳，《郡齋讀書志》引其序云：「言兵者多雜以陰陽，殊不知往亡宋捷，甲子胡興，鵝入臬集，翻成吉兆，故此但述人事。」晁公武疑此書為唐僧利正所撰。

為鎮國軍(即華州,今陝西渭南市華縣)節度使。³⁰太祖徵召符家兄弟入侍,表面上是推恩符氏,但筆者懷疑太祖別有用心,教符彥卿不敢有異志。符彥卿老於世故,深知為太祖所忌。故此他在洛陽的七八年,史稱他「每春月,乘小駟從家僮一二,遊僧寺名園,優遊自適」,而「性不飲酒,頗謙恭下士,對賓客終日談笑,不及世務,不伐戰功」。為此,太祖也找不到甚麼藉口再去整治他。符彥卿在開寶八年(974)六月辛酉(二十)在洛陽病逝,年七十八。太祖依例輟朝三日,命官給葬事,又命符昭愿起復為羅州刺史,授西京作坊副使。對於這一位「武勇有謀,善用兵,契丹自陽城之敗,尤畏彥卿」的一代名將,楊果感慨他因人主的猜疑,而心灰意懶,而從昔日驍勇戰將淪為道地的庸夫。³¹這不僅是符彥卿及其將家的不幸,也是太祖自己的損失。符門的另一打擊,是同年十二月十九日,越國夫人(即懿德符皇后)去世,年僅三十四,來不及登上皇后的寶座,也不再能照顧她的兩個弟弟及族人。雖然太宗在翌年(975)十月繼位後,在同年十一月追冊她為懿德皇后,又

³⁰ 據〈符昭愿墓誌銘〉所記,符昭愿之妻江夏郡君李氏是「故華帥之女」。考宋初三朝曾任華州帥的李姓大臣,只有太祖朝樞密使、在開寶五年罷為鎮國軍節度使的李崇矩,故李氏當為李崇矩之女。至於符昭愿被召入朝的時間,其曾孫女的墓誌銘也說昭愿「開寶中入朝」。參見《長編》,卷一三,頁289;陳舜封:〈符昭愿墓誌銘〉,頁601;《宋史》,卷二五一〈符昭愿傳〉,頁8841;陳襄(1017-1080):《古靈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〇〈崇國太夫人符氏墓誌銘〉,頁一七上。符昭壽入補供奉官的年月不詳,相信也在符彥卿罷鎮在洛陽養病後。《宋史·符昭愿傳》記符昭愿遷官年月多有誤,現從〈符昭愿墓誌銘〉所記。

³¹ 考《隆平集》記符彥卿得年七十六,但《東都事略》及《宋史》均作七十八。參《宋史》,卷二五一〈符彥卿傳〉,頁8840;《長編》,卷一六,頁342;楊果:〈從戰將到庸夫的符彥卿〉,頁97;《隆平集》,卷一六〈武臣傳·符彥卿〉,頁六下至八上;《東都事略》,卷一九〈符彥卿傳〉,頁四上至五上;陳舜封:〈符昭愿墓誌銘〉,頁601。附帶一談,南宋史家洪邁(1123-1202)對於太祖將符彥卿投閒置散於洛陽的做法,辯稱那是太祖對符的特恩。洪邁謂五代多個雄藩如王晏、武行德、郭從義、王彥超等均罷藩鎮為環衛官,只有符彥卿仍帶著太師中書令、天雄節度使的頭銜「直罷歸洛,八年不問,亦不別除官」,洪為此而吹噓太祖「廟謨雄斷如是」。筆者以為太祖所以保留符彥卿的虛銜,大概是要給太宗留一些面子,而並非如洪邁所說,是甚麼「廟謨雄斷」。參見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容齋四筆〉,卷一五〈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頁791-92。另外,胡坤將周鄭王以年僅二十,而在開寶六年三月竟死於房州(今湖北十堰市房縣)之事,連繫到宋太祖對符彥卿態度的轉化。他認為符彥卿罷藩與周鄭王之死,「成為宋太祖最終完成內部統一的標志性事件」。不過,筆者認為周鄭王並未對太祖的統治構成甚麼威脅,而符彥卿在太祖朝作為儼如皇儲的太宗的妻父,其地位的重要性遠過於他是前朝廢帝周鄭王的外祖父。參見胡坤:〈符氏家族與宋初政治〉,頁9-18。

在二年給她美諡，稍後又命太常獻樂章歌頌一番，³²而符昭愿兄弟族人也因此再度晉身為外戚，並且得到太宗的重用；但宮中無人，他們後來的發展就及不上太宗續娶明德李皇后（960–1004）的上黨李氏將家了。

三代為將：宋太宗朝的符氏將門

宋太宗繼位後，除了重用他的藩府舊人外，也愛用他的母族及妻族的外戚統軍及作戰。符昭愿兄弟在開寶後期被徵召入朝，很大可能托庇於太宗門下，故太宗後來就一再拔擢他們，委以軍旅重任。他們以符氏將門的第三代，終於有機會在沙場效命，紹繼父祖事業。

符昭愿、昭壽兄弟賦性很不相同，昭愿性「謹厚謙約，頗讀書好事」，而頗能交結如柳開這些名士。他在後周顯德時，雖年紀仍幼，但以任天雄軍牙職之故，很早就得以隨父參與軍旅之事。他後來獲太宗委派兵職，統兵出征，也能應付裕如。他的弟弟符昭壽卻一派貴家子脾氣，喜好遊宴玩樂，不通戎事也不愛理戎務，毫無行陣經驗。³³太宗起用符昭愿無可厚非，但擢用符昭壽卻顯然是任人惟親。

符昭愿在《宋會要》名列「皇舅」，在太宗朝符氏又重新成為戚里之家。符昭愿在太宗登極時以推恩徵他入朝，自諸司副使西班最低的第五等第一資的西京作坊副使，超擢為諸司正使東班第二階的尚食使，又命他「馳國禮於穰下〔即鄧州州治穰縣〕」，可說是太宗照顧外家的特恩。太平興國二年，群盜起於淮北數郡，太宗深以為患，剛好符昭愿從鄧州穰縣（即南陽郡，今河南南陽市鄧州市）回來，太宗命他任陳州、許州、蔡州（今河南駐馬店地區汝南縣）和潁州等道都巡檢使，出護諸道的巡兵。據〈符昭愿墓誌銘〉所載：「皇朝巡警之職，自茲始也。」據說他「申明號令，約束士仟，以掩以襲，以執以戳，未幾梟首數千，姦猾屏跡」。除了捕盜有功外，據稱當時陳、蔡、潁諸州「時雨霖暴，潦水湮漫，耕乘不收，原邑告患」。他得到本路轉運使的代奏，獲得宋廷允許，立即揆工度地，發起潁州民人，從合

³² 《長編》，卷一七，頁383–84；《宋史》，卷二四二〈后妃傳上·懿德符皇后〉，頁8609；《宋會要輯稿》，〈后妃一之一〉；曾棗莊、劉琳（編）：《全宋文》第二冊（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卷五五〈張永錫·越國夫人符氏故夫人尹氏諡議·太平興國二年二月〉、〈上懿德淑德二后廟登歌酌獻樂章奏·太平興國二年三月〉，頁223–24。

³³ 柳開叔父柳承昫（？–965）從周世宗末年始，就在符彥卿麾下擔任大名府都孔目官。柳開大概因這層關係，得以結識符昭愿。參見柳開：《河東集》，卷一四〈宋故贈大理評事柳公墓誌銘並序〉，頁四下至五上；《宋史》，卷二五一〈符昭愿傳、符昭壽傳〉，頁8841。

流鎮(今河南漯河市臨潁縣境)東沙溝至長平開河數百里，疏導河水入於蔡河。於是「物濟民利，時論稱之」。附帶一談，太宗對自己的妻舅寵信有加，可是對太祖的妻舅、與他有隙的王繼勳就毫不留情。在太平興國二年二月乙卯(三十四)，以其殺害婢僕之罪，將他斬於洛陽。³⁴

太平興國四年(979)二月，太宗親征北漢，驛召符昭愿赴行在。太宗對他說：「今朕既往順天行誅，以爾王室之親，宜扈戎輅。」即日賜他白金、服玩、廐馬，令他從征，並以他為御營四面都巡檢使兼車駕攔前收後提轄給遣等事，作為太宗最近身的護衛總管。此役從征的親王包括太宗弟齊王廷美(947-984)和太祖長子武功郡王德昭(951-979)，外戚有符昭愿，此外的親王和外戚還有一大批。地位最尊的有太祖的開國功臣、尚太祖妹燕國長公主(?-973)的侍中高懷德(926-982)，以及另一開國功臣兼太祖姻家、西京留守石守信(928-984)及其長子順州(今北京市順義區)刺史石保興(947-1004)，以及次子駙馬都尉石保吉(954-1010)、太祖孝章宋皇后(952-995)之父、定國節度使宋偓(926-989)。地位稍次的則有太宗表兄、饒州(治今江西上饒地區波陽縣)防禦使杜彥圭(928-986)、太宗表弟武德使劉知信(943-1005)。再其次的就是太宗明德李皇后(按：當時尚未冊立為后)長兄、六宅使李繼隆(950-1005)、太宗元配、淑德尹皇后之妹夫右龍武將軍趙延進(927-990)、供奉官賀令圖和軍器庫使劉文裕。一眾外戚中，地位最高的石守信、高懷德、宋偓和石保吉沒有獲派甚麼任務，大概只是扈從太宗。除了劉知信任行宮使，負責料理太宗的行宮事務而不預戰鬥外，其餘有份從征的外戚都有戰鬥任務：杜彥圭奉命與曹翰、孫繼業(?-985後)攻太原城西，賀令圖為隨行壕寨使。李繼隆任為四面提舉都監，石保興任御砦四面都巡檢，趙延進任攻城八作壕砦使。劉文裕則與王侁(?-994)輔佐石嶺關都部署郭進(922-979)，分兵控石嶺關(今山西太原市陽曲縣東北，北界忻州)，阻擋來援的遼軍。據群書所記，在眾外戚中，李繼隆作戰奮勇，與大將彰德節度使李漢瓊(927-981)領梯衝地道攻太原城西，有機石過其旁，從卒仆死，但他仍奮勇督戰不怠。趙延進督工造砲具快而佳，大受太宗欣賞。最受詬病的是劉文裕，他涉嫌夥同王侁，包庇害死大破遼軍的主帥郭進的庸將田欽

³⁴ 符昭愿的妻父李崇矩在太平興國二年十月，被命為邕、貴等州都巡檢使，未幾再徙為瓊、崖等州都巡檢使，在嶺南及海上凡四五年。太宗將他遠貶，原因似乎是尚有嫌隙。關於符昭愿治河的問題，《宋史·五行志》曾記太平興國二年六月，「潁州潁水漲，壞城門、軍營、民舍」，符昭愿率潁州民治河，當指此事。參《宋史》，卷四〈太宗紀一〉，頁56；卷六一〈五行志一上·水上〉，頁1321；卷二五一〈符昭愿傳〉，頁8841；《宋會要輯稿》，〈禮四十一之四〉、〈禮四十一之三十七〉；《長編》，卷一八，頁399，414；陳舜封：〈符昭愿墓誌銘〉，頁601。

祚(?-986)。至於符昭愿，其墓誌銘稱讚他「臨事制變，乘時震威，兵食既充，力役且倍」。似乎在後勤工作方面有一點勞績，至於戰功就並不顯著。³⁵

宋軍激戰四個月，於同年五月攻克太原後，太宗又在同年六月，下令移師北上，進攻幽州(今北京市)。符昭愿這次受命輔佐宋偃，率軍萬餘進攻幽州城南。此一史稱「高梁河之役」的宋遼軍大戰，以宋軍敗北收場。在眾外戚中，趙延進造攻城砲又快又好；李繼隆部在幽州外圍的戰鬥略有戰勛，率領殘部整陣而歸也算有功。其他人就沒有甚麼功績，石守信更被責以失律而遭降職。符昭愿後來在師還後真拜蔡州刺史，大概是太宗念其所部未有太大損失(按：他與宋偃所主攻之城南，未與遼軍主力接戰)，但似乎他也沒有甚麼彪炳的戰功。³⁶

宋遼兩軍在是年九月丙午(三十)發生滿城(今河北保定市滿城縣)之戰，此役出任副將的外戚趙延進和李繼隆雙雙堅持正確的戰鬥陣法，結果宋軍勝回一

³⁵ 石守信的次子石保吉是太祖次女延慶公主(?-1009)的駙馬，故石氏在太祖朝已入於戚里之家。不過，今次太祖的三個駙馬似乎只有石保吉從征，其餘王承衍(947-998)和魏威信(949-1017)都沒有隨軍。杜彥圭是太宗二舅杜審瓊(897-966)的長子，劉知信則是太宗姨父劉遷(?-945)之子。原本太宗的母舅、保平(即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陝縣)節度使杜審進(903-974)，也上言願意從征，但太宗以他耆年而不許。參見《長編》，卷二〇，頁442-47，456，463；《宋史》，卷二五〇〈石守信傳附石保興傳〉，頁8810-11；同卷〈高懷德傳〉，頁8822；卷二五五〈宋偃傳〉，頁8907；卷二五七〈李繼隆傳〉，頁8964；卷二七一〈趙延進傳〉，頁9299；卷四六三〈外戚傳上·杜審進、杜彥圭、劉知信、劉文裕〉，頁13537-38，13543，13547；《實錄》，卷三四，頁85-86；《宋會要輯稿》，〈兵七之三十三〉；陳舜封：〈符昭愿墓誌銘〉，頁601。關於劉文裕在石嶺關的所作所為，參見何冠環：〈論宋太宗朝武將之黨爭〉，頁95-100。

³⁶ 太宗在攻幽州時，命趙延進督造砲具八百，期以半月造成，趙只需八日便完成。太宗親自按試，十分滿意。關於李繼隆在此役的表現，《宋史·李繼隆傳》稱李與郭守文(935-989)領先鋒，破遼軍數千眾；又稱宋軍圍范陽，李與郭守文為先鋒，大敗其眾於胡翟河南。然據楊億(974-1020)所撰〈李繼隆墓誌銘〉，未載李、郭二人有破敵數千的戰功，恐是《宋史》編者誇大其詞。又王禹偁所撰的郭守文墓誌銘及《宋史·郭守文傳》均未記郭守文與李繼隆擊退遼軍之事，不過曾記郭守文在收復太原後，奉命征討仍留守雁門、依遼以拒宋軍的北漢餘部劉繼文。雖然李燾考出劉繼文是時已死，但郭守文率部收復代州(今山西忻州地區代縣)當是事實。參以〈李繼隆墓誌銘〉所載，李、郭二人所部當是在雁門(原文誤寫作「期」門)出兵東向幽州，在胡翟河遇敵。至於石守信就以「督前軍失律」，而責授崇信軍(即隨州，今湖北隨州市)節度使。參楊億：《武夷新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〇〈贈中書令諡曰忠武李公墓誌銘〉(以上簡稱〈李繼隆墓誌銘〉)，頁一九下至二〇上；《宋史》，卷二五一〈符彥卿傳〉，頁8841；卷二五七〈李繼隆傳〉，頁8964；卷二五九〈郭守文傳〉，頁8998-99；《長編》，卷二〇，頁452，456，459；《小畜集》，卷二八〈宣徽南院使鎮州都部署郭公墓誌銘並序〉，頁196-97。

仗。³⁷考太宗在幽州戰敗後，不肯賞平北漢之功，當其姪德昭為諸將進言時，反激起太宗之暴怒，而致德昭恐懼自殺的悲劇。捷報於十月庚午(二十四)抵開封，大概此役之勝，令太宗消了氣。是月乙亥(二十九)太宗初賞平北漢之功，文武官有參與平太原的都依次遷官，其中趙延進以功遷右監門衛大將軍，李繼隆遷宮苑使領媯州(今河北張家口市懷來縣)刺史。符昭愿大概也在這時真除蔡州刺史。太宗以河東在大兵之後，地方殘破，需要良吏治理，就留下符昭愿知并州(即太原)。據說他知并州，「一歲而城池緝，再歲而倉廩實，三歲而府庫完復」。在他三年的管治下，本來逃籍的人有八千，後來反而增版籍三萬，而「富庶成頌，皆公力焉」。這番表說不免有溢美之嫌。不過，符昭愿治郡看來還是有點成績的。在這方面，他比他父親及弟弟都強得多。³⁸

太宗於太平興國五年(980)十一月壬子(十三)又御駕親征，志在找機會伐遼報去年之敗。是月戊午(十九)抵大名府。他調兵遣將，但一直無機可乘，延至十二月庚辰(十一)終於退兵，是月乙酉(十六)返抵開封。在這次出征，符昭愿沒有扈從。³⁹他任知并州至太平興國九年(即雍熙元年，984)三月，卸任後即來朝面見太宗。對於這個既得力又忠心的妻舅，太宗寵錫特厚，然後改知另一北邊重鎮澶州(今河南濮陽市)。不過不到一年，太宗又從河東民所請，將他調回并州，並由他兼任本路副部署。⁴⁰值得一提的是，在太平興國八年(983)八月戊戌(十五)，太宗以太祖朝樞密使、故永興軍節度使吳延祚(911-964)之次子吳元辰(963-1012)為右衛將軍、駙馬都尉，尚其長女蔡國公主(?-990)。自此外戚又多一家。⁴¹

³⁷ 《宋史》，卷二五七〈李繼隆傳〉，頁8964-65；卷二七一〈趙延進傳〉，頁9300；《長編》，卷二〇，頁462-63。

³⁸ 《長編》，卷二〇，頁460，463；《宋史》，卷四〈太宗紀一〉，頁63；陳舜封：〈符昭愿墓誌銘〉，頁601。據李之亮的考證，符昭愿當在太平興國四年至五年出守蔡州。參李之亮：〈北宋蔡州郡守考〉，《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頁57。

³⁹ 《長編》，卷二一，480-83。從征的外戚，可考的有宋偃。參《宋史》，卷二五五〈宋偃傳〉，頁8907。

⁴⁰ 周保權(951-984)在雍熙元年三月壬戌(十二)，以左羽林統軍知并州。然他在雍熙二年五月庚申(十六)卒，很有可能符昭愿在二年五月後回任知并州。考《實錄》記周保權卒時所繫之官職為左羽林軍統軍，未提他仍知并州，他任知并州的年月未考。參見《實錄》，卷二九，頁34；卷三三，頁76；《宋史》，卷二五一〈符昭愿傳〉，頁8841；卷四八三〈世家六·周保權傳〉，頁13950；陳舜封：〈符昭愿墓誌銘〉，頁601；李之亮：《宋河北河東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頁27，270-71。按李氏並未考出符昭愿知并州及澶州的準確年月。

⁴¹ 吳元辰的長兄吳元輔(939-986)在翌年，即雍熙元年五月甲子(十五)，以左神武大將軍領平州(今河北秦皇島市盧龍縣)刺史，相信是推恩吳氏。參《實錄》，卷二六，頁8；卷三〇，頁43；《宋史》，卷二四八〈公主傳·徐國大長公主〉，頁8773。

太宗在雍熙元年十二月壬辰(十七)正式冊立在太平興國二年七月入宮的李氏德妃為皇后(即明德李皇后),上黨李氏一門從此成為皇后之家。⁴²太宗雖立新后,對符氏一家仍舊照顧。除了委用符昭愿外,其弟符昭壽也加以重用,在雍熙二年十月前已歷遷六宅使,領蘭州(今甘肅蘭州市)刺史。⁴³雍熙二年十月丁巳(十七),太宗準備再度攻遼,收復幽燕。太宗這次貿然出兵,他所信任的三個外戚賀懷浦、賀令圖父子和劉文裕均慫恿鼓動。太宗和上次征遼一樣,徵召大批外戚從征,除了賀、劉三人外,還包括杜彥圭、劉知信、李繼隆、吳元輔等人。不過,太宗這次卻沒有徵召曾參與河東、幽州兩役的外戚宋偓、符昭愿及於滿城之戰有大功的趙延進,而石保興也另有任用。⁴⁴這次太宗徵召並無行陣經驗的符昭壽從征,首先命他與劉知信屯兵鎮州(今河北石家莊市正定縣)。雍熙三年(986)正月庚寅(二十一),太宗三路攻遼,即命符昭壽從征,與劉知信出任東路主帥曹彬麾下的幽州道行營押陣都監。⁴⁵

太宗這次三路攻遼,在同年六月,卻以在歧溝關(今河北保定市涿州市西南)失敗告終。是年七月,宋廷對職位最高的九名將領論罪,其中名位最高的外戚杜彥圭,以「不容士晡食,設陣不整,軍多散失」之罪,被重貶為歸州(今湖北宜昌市秭歸縣)團練副使,同年死於貶所。⁴⁶從征的外戚中,以李繼隆表現最好。他首先以所部振旅成列而還,獲命知定州後,又將敗還定州城下的各路兵馬編整妥當。太宗嘉其有謀,在七月壬申(初五)擢陞為馬軍都虞候,領雲州(今山西大同市)防禦使。⁴⁷除李繼隆外,劉知信的表現也算得上差強人意,一樣能率部以歸。符昭壽

⁴² 在太祖晚年為太宗續娶的李皇后在入宮的同年八月,另有孫氏(?-982)入宮。太宗似乎很寵孫氏,她在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封才人,後賜號貴妃。據說宮中都呼她為貴妃,不過太宗並未正式宣制冊封她。她在太平興國七年(982)九月甲寅(二十六)卒,李德妃少了爭寵對手,得以順利晉位皇后。太宗也頗念舊,孫氏之父孫守彬(?-984後)仍一直受太宗厚待,至雍熙元年十二月己丑(十四),還以左領軍衛大將軍致仕改右屯衛將軍。參《長編》,卷二三,頁528;卷二五,頁590;《實錄》,卷三一,頁62。

⁴³ 《宋史》,卷二五一〈符昭愿傳、符昭壽傳〉,頁8841;《實錄》,卷三四,頁89。

⁴⁴ 參見《宋史》,卷四六三〈外戚傳上〉,頁13540;《實錄》,卷三一,頁52,54;卷三二,頁68-69;卷三四,頁89;卷三五,頁96;卷四一,頁110;《長編》,卷二七,頁602;《宋會要輯稿》,〈兵八之一、二〉。

⁴⁵ 《實錄》,卷三四,頁89;卷三五,頁96。

⁴⁶ 《長編》,卷二七,頁619-20;《宋史》,卷四六三〈外戚傳上〉,頁13538;《宋會要輯稿》,〈兵八之六〉。按《宋史》及《宋會要輯稿》則以杜彥圭貶為均州(今湖北十堰市丹江口市)團練副使。

⁴⁷ 《長編》,卷二七,頁620。

因任劉的副手，也就能全身以還，結果因人成事，獲遷尚食使，領光州（今河南信陽市潢川縣）刺史。⁴⁸

其他從征的外戚就沒有符昭壽的運氣，賀懷浦在同年七月陳家谷（今山西朔州市西南）之役陣亡，其子賀令圖則在同年十二月君子館（今河北滄州市河間市北君子館）之役，誤中遼將耶律休哥（？-998）詐降之計而兵敗被殺。劉文裕亦以陷迫大將楊業（935？-986）之罪被除名，配隸登州沙門島（今山東煙臺市長島縣西北廟島）。⁴⁹

太宗面對遼軍來勢洶洶的反攻，北邊重鎮還是要找他信任得過的外戚鎮守，除了委宋偓出守霸州（今河北廊坊市霸州市）外，亦續委劉知信守定州（後徙并州兵馬副部署），另仍以在君子館一役失律的李繼隆守滄州（今河北滄州市）（後徙定州），又復用劉文裕守鎮州。太宗也委王承衍守天雄軍（稍後徙為貝冀州兵馬都部署兼知永州），魏咸信則守澶州（後徙相州），石保吉知孟州（今河南焦作市孟州市）（後徙大名府，再徙滄州），吳元辰知鄆州（今山東荷澤地區鄆城縣）（後徙孟州）。⁵⁰符昭愿一直鎮守并州，到雍熙四年七月庚寅（二十九），再以蔡州刺史充河北前線之邢州（今河北邢臺市）兵馬鈐轄，擔任彰信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劉延翰（923-992）的副手，作為宋軍的後殿，抵禦入寇的遼軍。⁵¹

端拱元年（988）初，太宗以南郊典禮，群臣均加官，符昭愿也「覃恩」，遷檢校太保，進爵開國公，並益戶封。七月己酉（二十五），符昭愿再以蔡州刺史出知并州，兼駐泊馬步軍副都部署。端拱二年（989）四月壬申（二十二），符昭愿母秦國太夫人楊氏卒。太宗以他三典太原都很稱職，目下用人要緊，未幾就將他起復為雲麾將軍，並擢陞他為蔡州團練使。可能在淳化元年（990）初，再命他出知西邊重鎮永興軍（即長安，今陝西西安市）兼陝西道都巡檢使。據稱他在長安，「總戎律以按部，領朝政以觀風，關輔之民，如慰飢渴」。⁵²符昭愿大概在淳化四年（992）初移

⁴⁸ 《宋史》，卷二五一〈符昭壽傳〉，頁8841；卷四六三〈外戚傳上·劉知信〉，頁13544。

⁴⁹ 同上注，卷四六三〈外戚傳上·賀懷浦、賀令圖、劉文裕〉，頁13540-41，13547；《長編》，卷二七，頁621-23，625-26；《宋會要輯稿》，〈兵八之七〉。按劉文裕不久又獲赦罪，在雍熙四年五月以容州（今廣西玉林市容縣）觀察使充鎮州兵馬部署。參《實錄》，卷四一，頁102。

⁵⁰ 《長編》，卷二七，頁618；《宋史》，卷二五七〈李繼隆傳〉，頁8965-66；四六三〈外戚傳上·劉知信〉，頁13544；《實錄》，卷四一，頁104-5，107-9；卷四五，頁148-49。

⁵¹ 《實錄》，卷四一，頁103，110；《宋史》，卷二六〇〈劉廷〔延〕翰傳〉，頁9025；陳舜封：〈符昭愿墓誌銘〉，頁601。按：雍熙四年五月壬午（二十一）太宗以光州刺史王明（？-987後）知并州，相信是接符昭愿之任。符即在七月底徙邢州。

⁵² 關於符昭愿出知永興軍的年月，李之亮繫於雍熙二年至三年，在李准之後，范杲之前。但李氏沒有弄清楚符昭愿本傳所載的「丁內艱，起復，為本州團練使，連知永興

〔下轉頁32〕

知四川的梓州(今四川綿陽市三臺縣)兼東川路提轄兵馬橋道事。可是符昭愿在梓州的管治,不但沒能像在太原那樣受到讚賞,反而受到宋廷的嚴厲批評,史稱他在梓州「驕僭不法」。可是,太宗對他的妻舅依舊寬大,並沒有治他的罪,只是「落起復,進階二品,秩封如故,政成受代,遣歸於淮西」,而以張鑑代知梓州。禍不單行,符昭愿的姊姊周太后也在這一年病逝。符昭愿甫離梓州,王小波(?-994)及李順(?-1017)之亂即在四川爆發。當成都(今四川成都市)、漢州(今四川德陽市廣漢市)及彭州(今四川成都市彭州市)相繼失陷後,惟一能守得住的西川重鎮就是符昭愿曾鎮守的梓州。在他的繼任人張鑑(947-1004)和張雍(938-1008)相繼經營和併力防守下,梓州成為殘餘的四川宋軍及官員的避難所。⁵³符昭愿雖避過一劫,但也失去了建功立業、重振家聲的機會。

符昭愿在蔡州經年,到至道二年(995)正月辛亥(初十),太宗行圜丘之祭禮,符昭愿入陪大禮。這年夏天,「天塹潰於北畿」,符昭愿這個治河專家,又馬上受

〔上接頁31〕

軍」幾句中,「丁內艱」出於何年。據《宋會要》所載,符母楊氏卒於端拱二年四月(按:〈符昭愿墓誌銘〉以楊氏卒於端拱二年五月壬申,惟二年五月無壬申日,墓銘疑誤記,現從《會要》),則符昭愿丁內艱,以至起復任蔡州團練使,而出知永興軍,最早也得在淳化元年初。據李之亮引《金石萃編》所考,在端拱元年知永興軍的是柴禹錫(943-1004);而據《宋史·田重進傳》及《長編》所載,田重進在淳化四年三月,自真定尹、成德軍節度使徙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使,五年改知延州,不久又再還鎮,直至至道三年三月卒於永興軍任上。筆者疑符昭愿當在淳化元年接替柴禹錫知永興軍,直至淳化四年三月,到田重進到來後,乃移知梓州。參《實錄》,卷四五,頁145;卷八〇,頁203;《宋會要輯稿》,〈禮四十一之三十九〉;陳舜封:〈符昭愿墓誌銘〉,頁601;《宋史》,卷二五一〈符昭愿傳〉,頁8841;卷二六〇〈田重進傳〉,頁9024;《長編》,卷三四,頁748;李之亮(編):《宋川陝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京兆府〉,頁240-41。

⁵³ 李之亮《宋川陝大郡守臣易替考》的〈梓州·潼川府〉條將符昭愿守梓州繫於淳化四年,在馬知節之後,張鑑之前。據〈符昭愿墓誌銘〉所記,符在「淳化中移典梓州」;而據《宋史·張鑑傳》的記載,張鑑在「淳化中,盜起西蜀」時已代知梓州。至於張雍,則在淳化四年底或五年初,已復任梓州。他訓練士卒,悉備守具,結果保住梓州,後以功遷給事中。附帶一談,當時原知成都的外戚東上閣門使吳元載(948-1000)為政苛暴,於王小波李順之亂實難辭其咎。考淳化初年,宗正少卿趙安易請求按昭穆之序,在別廟祭饗時,將淑德尹皇后的神主置於懿德符皇后之上,但太宗不許。顯然在太宗心中,符皇后地位遠高於尹皇后;而愛屋及烏,符氏兄弟也就得到厚待。參李之亮:《宋川陝大郡守臣易替考》,〈梓州·潼川府〉,頁62;《長編》,卷三五,頁766-67;卷三六,頁785;卷四三,頁911;《宋史》,卷二四二〈后妃傳上·懿德符皇后〉,頁8609;卷二七七〈張鑑傳〉,頁9416;卷三〇七〈張雍傳〉,頁10120-21;陳舜封:〈符昭愿墓誌銘〉,頁601。

命出守滑州(今河南安陽市滑縣)，督治防堤之役。至道三年(996)三月，太宗逝世，真宗繼位，符昭愿入覲。九月，太宗下葬永熙陵。十月，符昭愿作為外戚的代表，真宗命他率內諸司步騎三千充太宗的山陵巡檢使，這也算得上是對太宗的報答。十一月二日，山陵事畢，太宗神主奉至太廟。咸平元年三月，經過眾官集議，真宗又將符昭愿之姊懿德符皇后升配太宗廟，再一次肯定符家的外戚地位。符昭愿也獲賜「推誠佑理功臣」之號，並增戶封。⁵⁴

符昭壽在端拱以後的事蹟記載不多，只知他在端拱二年知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到淳化四年改知定州。⁵⁵是時遼軍已無大舉入寇，故符昭壽以庸才守北邊重鎮，僥幸沒有出大事。符家兄弟在太宗朝以外戚身份得到厚待，累典大藩，又多次統軍出征或戍守，但他們都沒有建立甚麼功業。雍熙北伐以後，宋廷對遼對夏的幾番征戰，他們都沒有參與。比起此時屢建功勳的另一外戚李繼隆兄弟，符家兄弟不免相形見绌。當然，太宗所重用的外戚，像符氏兄弟平庸無奇的多，像李繼隆這樣出眾的少。

⁵⁴ 據李之亮的考據，符昭愿在淳化五年(994)繼魏羽(944-1001)知滑州，一直在任至真宗咸平二年止。然李之亮未有參證〈符昭愿墓誌銘〉的記載。〈符昭愿墓誌銘〉所稱至道二年「孟夏，天塹潰於北畿」的事，不知指何處河決。考在至道二年六月以後，只有洛陽的漚、澗、洛三水漲，以及鄆州(今山東鄆城縣)河漲，另外在七月壬子(十四)宋州汴河決於宋州穀熟縣(今河南商丘地區虞城縣西南三十里穀熟鎮)，而在閏七月陝州河漲。但洛陽、鄆州、宋州及陝州等四地都不屬於「天塹北畿」。惟一的解釋是黃河在從西面的洛陽、陝州，到東面的宋州，以至鄆州大範圍地河漲，連帶開封北面的濮州、滑州一帶都河情告急，故需派符昭愿馬上出守滑州。參見陳舜封：〈符昭愿墓誌銘〉，頁601；《宋會要輯稿》，〈禮二十九之十四、十六〉；《宋史》，卷五〈太宗紀二〉，頁99；卷六一〈五行志一上·水上〉，頁1323；《實錄》，卷七八，頁183；李之亮(編)：《北宋京師及東西路大郡守臣考》(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滑州〉，頁109。又按宋廷曾討論應以淑德尹皇后，還是懿德符皇后升配太宗廟，經過集議，主流的意見是「懿德皇后饗封大國，作配先朝，雖不及臨御之期，但夙彰賢懿之美。若以二后之內，則升祔當歸懿德」。於是真宗下詔，以「都省以懿德皇后雖未正位中宮，亦合配饗先帝」。參《長編》，卷四三，頁911-12。

⁵⁵ 《宋史》，卷二五一〈符昭壽傳〉，頁8841。據李之亮的考證，符昭壽任知洪州，在張覃(?-989後)之後，在給事中陳象輿(?-1008後)之前。至於符昭壽，則因張齊賢(943-1014)在淳化四年十月以母老，不願赴知定州之任，而改由他充任。至於符昭壽知定州到何年月，李之亮並未能考證明白。參李之亮：《宋河北河東大郡守臣易替考》，〈定州·中山府〉，頁178-79；李之亮：《宋兩江郡守易替考》(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洪州·隆興府〉，頁293。

家道中落：宋真宗、仁宗朝的符氏將門

符昭愿在咸平元年(998)任天雄軍鈐轄，二年(999)秋徙邢州鈐轄。從咸平二年七月始，遼軍入寇，真宗調動大軍，應付遼軍來犯。九月宋遼軍戰於廉良河、遂城(今河北保定市徐水縣西遂城)及定州。十一月，真宗御駕親征，外戚中劉知信、石保吉從征，石保興扼威虜軍(即廣信軍，今河北保定市徐水縣西遂城)擊走遼軍，然在是年北邊的征戰中，符昭愿卻未有參與。⁵⁶他雖然沒有甚麼勳勞，總算沒有覆師失地。比起乃弟的下場，他就優勝得多。

符昭壽在咸平元年遷鳳州(今陝西寶雞市鳳縣)團練使，並接替有勇有謀的名將馬知節(955-1019)出任益州(即成都)鈐轄。他不像乃兄處事謹厚，只知日事遊宴，史稱他「簡俗自恣，常紗帽素警衣，偃息後圃，不理戎務，有所裁決，即令家人傳道」。完全不似一個三代將門子弟，而是十足一個只知吃喝玩樂的敗家子。他不去訓練士卒，修繕城樓，而常召集成都的錦工就他的廨舍編織織麗綺帛。每有所需，他就要市人繳納，超過半年還不償付其價，又縱容部曲加以掠取。他貪得無厭，又遍取黍稻，無論是否成熟。他更蠻橫的是將這些黍糧盡貯於寺觀中，當日久損壞後，他就逼所在的僧道賠償。他欺凌工農商僧道還不夠，更縱容手下凌辱軍校。他沒有乃父符彥卿的本事，卻在聚斂方面遠過其父，結果因御軍無方而惹來殺身之禍。⁵⁷

早在至道三年八月，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1017後)帳下的廣武軍卒劉吁已率眾叛變，連破懷安軍(今四川成都市金堂縣)、漢州、永康軍(今四川成都市都江堰市)及蜀州(今四川成都市崇州市)諸州軍。幸而益州鈐轄馬知節果斷出兵，配合西川招安使上官正(933-1007)出軍圍堵，而知益州張詠(946-1015)居中調度有方，結果宋軍得以在十日內平亂。⁵⁸然而四川軍心不穩，危機仍然未消。

張詠與馬知節在咸平元年相繼離任，由右諫議大夫牛冕(945-1008)和符昭壽接任知州和兵馬鈐轄之職。不幸的是，牛、符這一對是最壞的搭配，史稱「牛冕緩弛無政，昭壽又不能御軍，人皆怨憤」。連張詠初聞牛冕代己守蜀，也說：「冕非撫眾才，其能綏輯乎？」當時駐守於成都的神衛軍有兩指揮，由都虞候王均(?-1000)與董福(?-1000後)分別執掌。董福御眾整肅，故所部優贍。王均縱其下飲博，軍裝都用來花費。咸平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牛冕與符昭壽以真宗駕幸河北，於是大閱部隊於東郊，蜀人來觀甚多。董軍與王軍衣服光鮮與弊殘對比強烈。王均所部

⁵⁶ 《宋史》，卷二五一〈符昭愿傳〉，頁8841；《長編》，卷四四，頁955；卷四五，頁963-64，967，969，971-73。

⁵⁷ 《宋史》，卷二五一〈符昭壽傳〉，頁8841-42。

⁵⁸ 《長編》，卷四一，頁876-77。

皆慚憤，乃發出不遜語。但符昭壽卻不知軍心不穩，是月戊寅(二十九，即是年除夕)，牛冕具酒肴犒賞其牙隊，但符昭壽卻對其牙隊(按：牛、符之牙隊均由禁卒編成)毫無賞賜，軍士益忿。王均手下的神衛卒趙延順(?-1000)等八人，早就想起事，只是在等有利機會而已。咸平三年(1000)元日，有中使自峨嵋山經成都還京，符昭壽令軍吏準備鞍馬，打算出門為他送行。趙延順等乘機將馬廄中的馬韉解開，讓馬匹奔跑跳躍於庭下，而他們就佯裝要將逸馬繫好。符昭壽不虞有詐，不作防備。趙等突然走上符的官廳，將他及兩個僕人殺死，再佔據甲仗庫，奪取兵器。益州兵馬都監得報，急召神衛軍都虞候王均率兵擒捕，趙延順手執符昭壽的人頭，見到王均後，即尊他為首領，舉兵反。牛冕不能敵，與轉運使張適(?-1000後)逃往漢州。王均奪取成都，僭號大蜀，率眾攻略四川各州軍。據宋人筆記所載，亂軍將符昭壽的屍首丟在成都東門外，頭則不知所蹤，真的是身首異處。⁵⁹

宋廷一方面調集大軍平亂，一方面懲處失職官員。是年四月原知益州的牛冕被削籍流儋州(今海南儋州市西北)，原西川轉運使張適削籍授連州(今廣東清遠市連州市)參軍。符昭壽雖已死，但宋廷仍以他死有餘辜，不但沒有恩恤，還在是年九月戊寅(初四)，於遣使招降叛軍時，頒詔指責符的罪過，將叛軍起事歸罪於符昭壽，稱：「昨以符昭壽怠於改塗，昧於綏撫，乃致汝輩陷於匪人。」⁶⁰

符昭愿不知是否傷於手足之慘死，在咸平三年四月稱疾求歸京師。真宗詔內臣及御醫馳傳前往診視。最後真宗讓他還京，並賜以名方御藥。這年九月宿將、彰德軍節度使張永德卒，真宗就命符昭愿代知相州。據稱「公之良能所至皆理」。據今人的實地考察，相州的修定寺塔現仍留有符昭愿的題記。不過，他並未病癒。

⁵⁹ 同上注，卷四五，頁980；卷四六，頁983；卷四七，頁1014；《宋史》，卷二五一〈符昭壽傳〉，頁8842；卷二七七〈牛冕傳〉，頁9440；同卷〈張適傳〉，頁9440；卷二七八〈雷有終傳〉，頁9460；《宋會要輯稿》，〈兵十之十〉；委心子：《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一四〈識兆門下·符太保骨〉，頁211。據委心子所稱，這個關於符昭壽身首異處的記載，出自《益部耆舊傳》。據說符昭壽棄屍給觀者認出，說：「此是符太保骨頭。」因為符昭壽喜親自下廚，特別嗜好羹湯，每當他嫌羹湯味淡，庖者曾多取羊骨熬煉之，說：「勿妄觴此，此是符太保骨頭。」蜀人認為此竟一語成讖。另專記載宋初幾場蜀亂的筆記小說《茅亭客話》對符昭壽被殺之事，也有兩則記載。其一是卷七〈哀亡友辭〉，記「咸平庚子歲正元日，神衛卒殺主將，竊據成都」。同卷〈郝逢傳〉亦記：「咸平中，蜀掌兵者失律，兵亂為賊盜，殺守臣而據郡，自春徂秋，驅老幼以守城。」雖然沒有點符昭壽之名，但指出他失律而致兵變。參見黃休復(撰)、趙維國(整理)：《茅亭客話》，收入《全宋筆記》第二編第一冊(2006年)，卷七，頁52，54。

⁶⁰ 《長編》，卷四七，頁1014；不著撰人(編)、司義祖(點校)：《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二版)，卷二一七〈政事七十·招諭·遣使諭王均等詔〉(咸平三年九月戊寅)，頁827。

咸平四年(1001)春，他告稱疾篤，真宗乃許他肩輿歸京師治理。延至是年五月，雖然真宗遣御醫多方療治，又特別擢陞他為蔡州防禦使，以他的長子符承煦(975–1033)遷左侍禁，次子符承度(?–1001後)為右班殿直，但到是月乙未(二十四)符昭愿終於病卒於京師(開封府)新昌里之第，年五十七。真宗在符昭愿逝世當日即親臨符宅哭奠，又輟朝二日，稍後又以鹵簿命供備庫副使楊永遵(?–1001後)及內殿崇班蔡紹恩(?–1001後)監護喪事，並贈昭愿鎮東軍(即越州，今浙江紹興市)節度使，算得上是生榮死哀，規格隆重。是年八月庚申(十六)，符昭愿歸葬於洛陽縣賢相鄉陶村。⁶¹符昭愿乃皇舅之家，故他的姻親都是王公將相。除了其妻江夏郡君李氏是太祖朝樞密使李崇矩之女外，幼子符承祐(?–1011後)娶駙馬都駙石保吉之女。長女則適太宗朝樞密使、當時為「定帥漢南使相」之王顯(932–1007)之子殿中丞直史館王希逸(?–1009後)，次女嫁太宗朝宰相李昉(925–996)、「故司空相」之第三子光祿寺丞李宗諒(?–1023後)。值得一提的是，符昭愿的兩個女婿，都是有家學或有文名的青年俊彥，這或與他好讀書及結交文學之士的性情有關。⁶²符昭愿逝世時，符氏看似風光如昔，然而，曾經聲名顯赫的宛丘符氏將門，此時已開始走向衰敗。

⁶¹ 張永德在咸平三年二月復授彰德軍節度使，至同年九月卒於任上。又符昭愿最後刻在墓碑上的官銜是「大宋故推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蔡州諸軍事行蔡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武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贈鎮東軍節度使」。撰墓誌銘的是「前進士陳舜封」，書寫墓誌銘的是符的「元從押衙知客李仁璩」。附帶一談，為符昭愿寫墓誌銘的「前進士陳舜封」是甚麼人？據《宋會要輯稿》的記載，淳化五年三月，太宗將本來是大理評事的陳舜封改為武資的殿直。據載陳舜封的父親出身不好，因善秦聲而隸教坊為伶官，後坐事黥面流海島。陳舜封進士及第，任舒州望江縣(今安徽安慶市望江縣)主簿。轉運使言其通法律，宰相於是補他大理評事之職。他因為奏事，給太宗「頗口諧捷便給，舉止類倡優」的印象。太宗問他家世，陳舜封照實奏報。太宗卻說「此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馬上令他改秩為武資。筆者懷疑他就是為符昭愿撰寫墓誌銘的「前進士陳舜封」。符昭愿在太平興國初年，曾任陳、蔡、潁諸州都巡檢使，也許巡部至舒州，賞識過陳舜封。又或許已改為武資的陳舜封曾在符昭愿麾下任職，受雅好文學的符賞識，故為符撰寫墓誌銘。至於李仁璩的生平則不詳。參《宋史》，卷二五一〈符昭愿傳〉，頁8841；《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十六之一〉、〈職官六十一之三〉、〈禮四十一之四、十五、三十八〉；陳舜封：〈符昭愿墓誌銘〉，頁601。至於安陽修定寺塔門上所題為：「大功德主、銀青光祿大夫前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攝相州刺史仍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符。」參見曹汛：〈安陽修定寺塔的年代考證〉，《建築師》2005年第4期，頁109–19；曹汛：〈期望修定寺、碑刻考證與建築考古〉，《建築師》2005年第5期，頁109–16。

⁶² 李昉最後官至特進、司空致仕，故被稱為「故司空相」。他有子四人，最為顯達的是第三子李宗諒(965–1013)。第四子李宗諒官至主客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勾院，與三兄李宗〔下轉頁37〕

符氏將門第四代可考的人物是符昭愿之子符承煦、符承度、符承祐、符承訓（?-1014後），以及符昭壽之子符承諒（?-1017後）。符承煦生於太祖開寶八年，即祖父符彥卿逝世同一年。他和眾多的勳臣子弟一樣，以門蔭授三班使臣的殿直，遷侍禁，授寄內侍班祇候，再補供奉官，徙閣門祇候，最後除大使臣之內殿崇班。他沒有隨父參加征戰，只是出使外方，「謹道路，督載置，捕禁盜賊，幹軍旅小事」。二十七歲時父喪，三十四歲時（即大中祥符元年，1008）供職京師，任「管庫、敦匠事、掌馬政」，據稱所幹的差事「悉無有愆闕」。翌年，以病告求閒官。真宗因授他左千牛衛將軍。此後，他累任判金吾街仗、六軍儀仗事等差遣，累官至監門衛將軍。不知是優差還是苦差，凡是朝中之大吉凶禮、朝會、祭祀、喪葬，都是其職務所在。承煦卒於仁宗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戊戌（初六），年五十九，歸葬其父祖所葬之洛陽。⁶³

〔上接頁36〕

諤尤其友愛。李宗諤每有覃恩，都先給宗諒。李宗諤於大中祥符六年（1013）五月逝世，宋廷即以恩恤遷李宗諒官。李宗諒在天聖元年（1023）七月，以主客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勾院上言，為其親姪國子博士李昭迪乞恩返洛陽療疾，他以後的事蹟不詳。考李昉的兩位夫人都姓符，卻與符彥卿一族無關。又王顯咸平三年春改授山南東道（即襄州）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定州路行營都部署、河北都轉運使兼知定州，故被稱為「定帥漢南使相」。他有兩子，長子王希逸字仲莊，以蔭補供奉官。他雖是將家子，史稱其好學，尤熟讀唐史，聚書萬餘卷。後來換秩為文資，授朝奉大夫、太子中允，咸平初年改殿中丞、直史館，預修《冊府元龜》，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以直史館負責封彌試卷。以後的事蹟不詳，只知官至祠部員外郎卒。他曾撰《地理祕妙歌訣》一卷。另符昭愿的長子符承煦娶妻馮氏，出身不詳。只知他的第三女出家為尼，號普濟大師。其幼女則在符卒時尚未出嫁。參陳舜封：〈符昭愿墓誌銘〉，頁601；《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頁5259；卷二六五〈李昉傳附李宗諤傳〉，頁9138，9140，9143；卷二六八〈王顯傳附王希逸傳〉，頁9231-33；《長編》，卷八〇，頁1827；《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十六之四〉；《全宋文》第五冊（1989年），卷一九九〈李宗諤二·石保吉神道碑〉，頁440；祖士衡（988-1026）：〈文正李公魏國太夫人符氏墓誌·天禧二年〉，載祖無擇（1006-1085）：《龍學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五，頁一六上至一六下；范隱之：〈大宋故監門衛將軍符君墓誌銘並序·景祐元年三月〉（以下簡稱〈符承煦墓誌銘〉），載羅振玉（校錄）：《芒洛塚墓遺文四編》卷六，收入《宋代石刻文獻全編》第二冊，頁603-4。考范隱之生卒年不詳，張方平（1007-1091）曾舉薦他，當時他官太常寺奉禮郎，曾著《春秋五經會義》。參見張方平（撰）、鄭涵（點校）：《張方平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樂全集》，卷三〇〈舉范隱之〉，頁494-95。

⁶³ 〈符承煦墓誌銘〉，頁603。考符承煦在天聖七年（1029）十月，以左千牛衛將軍與西京左藏庫副使石孝孫等七人分攝左右金吾。參《宋會要輯稿》，〈禮五十六之七〉。

為符承煦寫墓誌銘的范隱之，稱其性情「夷順柔緩，能以剛正搏節」，似乎與其父「謹厚謙約」的性格相近。他通好音律，「無事時會家人吹竽彈箏，管絃飲酒自樂」，反而未有記載他有弓馬之能，可見其將家子氣質已越來越淡。范隱之謂「周世宗、我太宗兩朝三后世次皆諸姑」，而符承煦「處勳舊，又外戚，克立身行志，固賢，其宜得大用，而反不得」；他感慨「直矣如君，嗚呼，可嘆也已」。對於符的功業，范隱之坦言：「榮不及先，德紹厥素。」他惟一的運氣是范隱之為他所寫的墓誌銘今天得以傳世。他的夫人馮氏，暫未考出自何家，因他之故得以封為河間縣君。他有四子：惟恭、惟讓、惟儉、惟仲。有一女，嫁予侍禁張宗慶（？-1034後）。看符承煦為兒子的取名，可以猜想到他為人處事以謹厚謙約為本。他的四個兒子，在他下葬的時候，即景祐元年（1034）三月，因蔭而擔任三班使臣的低級武官職位。⁶⁴

在符昭愿的諸子中，次子符承度事蹟不詳，只知他在符昭愿病篤時任右班殿直外。幼子符承祐則娶石保吉及太祖次女賢靖大長公主（即延慶公主）之女，既出於后家，又屬公主之戚族。他在石保吉下葬時（大中祥符四年，1011）六月，官右侍禁。據他孫女的墓誌銘所載，他後來贈左武衛將軍，其餘事蹟不詳。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兒子符惟忠卻是符門五代最傑出的人物。⁶⁵至於符承訓生卒年不詳，亦不知他是符昭愿第幾子。考《長編》在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乙未（初五）條的小注，稱符承訓是符彥卿之孫、符昭愿之子。是年九月，宋廷派內侍、內殿崇班王懷信（？-1025後）為嘉州（今四川樂山市）、眉州（今四川眉山地區眉山縣）、戎州（今四川宜賓市）、瀘州（今四川瀘州市）等州水陸都巡檢使，率軍九千餘人，會同梓州路轉運使寇瑊（？-1031），討伐劫掠瀘州涪井監（今四川宜賓市長寧縣北）之晏州（今四川宜賓市興文縣）多剛縣夷人鬥望（？-1013），而命供奉官、閣門祇候康訓（？-1013）和符承訓為同都巡檢使。十一月，王懷信與康、符二將率兵由涪井溪入夷界，連敗蠻兵。十二月，康訓先率兵往涇灘開路，為蠻兵所邀擊，戰死於山崖。符承訓與寇瑊此時偵知蠻兵打算乘夜襲擊宴江的宋軍，馬上馳報王懷信即時從涇灘拔寨赴宴江。到王懷信軍抵宴江北山，蠻兵萬餘已自東南合圍王懷信營寨。王軍以強弩環寨射敵，寇瑊與符承訓軍則據高點策援。蠻兵被宋軍合擊，懼而退卻，

⁶⁴ 《宋史·符昭愿傳》於符承煦只提到他任左千牛衛將軍，而不及其他。在符氏第四代的人物中，只有符承煦的墓誌銘傳世，藉此得以知道他較詳細的生平事蹟。考符承煦的四個兒子，計惟恭任侍禁，惟讓任三班奉職，惟儉不仕，而惟仲任三班借職。至於他的女婿出身何家，暫未考。符承煦的階勳爵邑如下：階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兼官至太子賓客、御史大夫，勳至上騎都尉，爵為男，食臨沂縣戶三百。參見《宋史》，卷二五一〈符昭愿傳〉，頁8841；陳舜封：〈符承煦墓誌銘〉，頁603-4。

⁶⁵ 陳舜封：〈符昭愿墓誌銘〉，頁601；《全宋文》第五冊，卷一九九〈李宗諤二·石保吉神道碑〉，頁440；《古靈集》，卷二〇〈崇國太夫人符氏墓誌銘〉，頁一七上。

死傷千餘人。鬥望不服輸，再三路來襲，卻被士氣高昂的宋軍擊潰。最後鬥望向宋軍投降，亂平。⁶⁶

符承訓立功，理應受賞，惜群書對他以後的事蹟不載。相較之下，在符氏將門第四代中，只有符承訓有行陣經歷，且有戰功。

符氏第四代中，符昭壽的兒子符承諒一如乃父，以貴家子自居而毫無建樹。他娶真宗兄楚王元佐(966-1027)的女兒嘉興縣主(?-1017後)。他有外戚身份又娶親王女，以親貴之身，無功無勞而任大使臣之首的內殿承制兼帶御器械。天禧元年(1017)正月，符承諒向真宗請求外任。真宗允其所請，任他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市黃州區)兵馬都監。但是他稍後又後悔，不想離開京師，於是叫妻子在入宮時奏請真宗讓他留下來。真宗氣惱他反覆，就將他免職並削一任。他後來的仕歷怎樣，群書都不載，《宋史》只記他官至內殿承制。⁶⁷

除了上述三人外，《長編》與《宋史》又載有符承翰與符承宗兩人，很有可能是符昭愿或符昭壽的兒子，或是他們的族姪。關於符承翰的仕歷群書有幾則記載：最早是《宋會要》所載，他在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以侍禁閣門祇候的官職，隨從真宗祀汾陰(后土所在，今山西運城地區萬榮縣榮河鎮西南廟前村北古城)。而《長編》記他在同年九月己丑(十九)，以供奉官、閣門祇候出使遼國，擔任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趙湘(959-1011後)的副手，為契丹正旦副使。大中祥符七年(1014)三月壬子(二十七)，真宗依從鄜延路駐泊部署曹利用(971-1029)的請求，將當時擔任本路都監的符承翰徙往鄜州，治理該處的眾多軍馬。⁶⁸除符承翰外，《宋史·藝文志》又收有《符彥卿家譜》一卷，題為符承宗所撰。⁶⁹這個符承宗當為符氏第四代無疑。惜此書失傳，不然我們當會對符氏將門有更多的了解。

⁶⁶ 《長編》，卷八一，頁1838-39，1855；《宋會要輯稿》，〈兵十之三、四〉、〈蕃夷五之十八、十九〉；《宋史》，卷三〇一〈寇賊傳〉，頁9989；卷四九六〈蠻夷傳四〉，頁14227-28。按：《宋史·寇賊傳》將符承訓誤寫作符承「順」。

⁶⁷ 符承諒的生卒年不詳。參《長編》，卷八九，頁2038；《宋史》，卷二五一〈符昭壽傳〉，頁8842。

⁶⁸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之四十〉；《長編》，卷七六，頁1736；卷八二，頁1869；脫脫：《遼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一五〈聖宗紀六〉，頁170。考符承翰出使遼國，《遼史》亦有記載，但將符承翰訛寫作符「成」翰。《遼史》記他與趙湘於遼聖宗開泰元年(即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正月己巳(初一)來賀正旦。又按李燾在祥符四年九月己丑條下的小注，稱「〔薛〕惟正、承翰未見」。筆者曾疑符承訓與符承翰是否同一人，但李燾的小注表明他注意到符承翰的出處不明，另符承翰在祥符四年以供奉官閣門祇候出使遼國，覆命後當遷階。而符承訓在祥符六年出征時官職也是供奉官閣門祇候，倘二人其實是一人，則此點不合理。另外，符承翰在祥符七年三月為鄜延路兵馬都監，而平夷亂的符承訓是年春尚在蜀，故二人不可能是同一人。

⁶⁹ 《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三〉，頁5151。

符氏將門第四代人物可考的已見上文。總的來說，他們地位不高，建樹也不突出。符承訓能立戰功，還算說得過去。符承煦只能說是平庸；符承翰能出任西邊重鎮的兵職，也配稱得上是將門子弟。至於符承諒和乃父一樣，都是不長進的外戚子弟。符氏到了這一代，已屬於疏支的外戚。他們不再像父親尚擁有皇舅的身份，真宗和仁宗也不再怎樣優待他們，他們只能靠自身的本事及一點運氣，方可出人頭地。在真宗咸平年間至景德年間的對遼戰爭，以及後來的平亂之戰，除了符承訓得以參戰外，其他的符家子弟都沒有機會建功立業，無法維持將門的家聲。

符氏將門的第五代，可考的除了上述符承煦的四個兒子外，還有符承祐的兒子符惟忠。符惟忠字正臣，在符氏各代的族人中，只有他因具有多重的外戚身份，得以名列《宋史·外戚傳》。他除了是符彥卿的曾孫，屬后族外戚外，外祖母又是太祖次女賢靖大長公主（即延慶公主），即公主族的外戚；而他本人又娶太宗駙馬吳元辰及燕國英惠大長公主（即韓魏國大長公主，？-994）之女長樂郡太君吳氏。他的女兒後來嫁給事中張宗雅，其外孫張敦禮（？-1107後）後來又是英宗第三女冀國大長公主（即祁國長公主，？-1123）的駙馬。符惟忠一家數代分屬不同之戚里之家，可算是北宋一個特例。他的母親石氏，是石保吉的女兒。他即以外祖母之蔭，授三班奉職出身。⁷⁰他雖是戚里子弟，但仕途也算不上一帆風順，因為像他這樣的疏支外戚子弟數目實在太多。他在天聖五年（1027）五月以左侍禁閣門祇候曾上言，稱他轉遷班行已五年，前因任祇候失儀罷職，但不曾停官，現已復舊制，請給他磨勘。宋廷特許之。到了天聖七年三月癸亥（初四），以任閣門通事舍人勾當東排岸司。是年三司使寇瑊御下甚急，漕糧數目不足，負責運輸的綱吏都以自盜論罪。符惟忠雖然官小職低，但大概有外戚身份作護身符，曾為那些綱吏請命，向寇瑊力爭。他指出：「在法，欠不滿四百石者不坐。若以自盜論，則計直八百即

⁷⁰ 《宋史》，卷六〈真宗紀一〉，頁103-5；卷七〈真宗紀二〉，頁142-43；卷二四八〈公主傳·魯國大長公主、徐國大長公主、韓魏國大長公主〉，頁8772-73，8780；卷四六三〈外戚傳上·符惟忠〉，頁13555；卷四六四〈外戚傳中·張敦禮〉，頁13582-83；《長編》，卷一〇七，頁2502；《宋會要輯稿》，〈禮三十五之八〉；《宋大詔令集》，卷一四六〈晉國賢靖大長公主喪罷聖節上壽詔〉，頁534。陳襄：《古靈集》，卷二〇〈崇國太夫人符氏墓誌銘〉，頁一六下至一七上。又賢靖大長公主逝於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真宗於是年十二月辛巳（初一），以其堂姊之喪，下詔罷其生辰承天節上壽（真宗生於十二月二日）。可能符惟忠此時因外祖母之逝而獲恩蔭授職。又符惟忠的外祖父石保吉亦於翌年（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壬子（初三）逝世。張宗雅的生卒年不詳，他於寶元元年（1038）五月八日以說書進士，獲賜同進士出身，史稱他是「國子監說書經義通」，故命之。參見《宋會要輯稿補編》，頁69。

當坐徒矣。」寇斌聽後大怒，問符「敢抗三司使耶？」符惟忠仍力爭說：「職有當辨，非抗也。」寇斌聽後更怒，但符惟忠仍力爭不已，直到寇斌接受他的意見才罷休。自然，為他寫傳的史臣都以此事稱許他克盡厥職。⁷¹

符惟忠在明道二年八月前已擢為西染院副使，仍兼閤門通事舍人。他在是年八月使遼，謝遼國母及國主遣使來弔慰祭奠是年三月逝世的章獻劉太后（1022–1033攝政）。⁷²他在景祐二年（1035）五月壬辰（初九），權提舉倉草場，又兼任同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據載當時開封縣（今河南開封市）主簿樂誥（？–1035後）恃仗是宰相王曾（978–1038）的外孫，暗中叫符惟忠推薦他，符不從，並說：「誥無善狀，安可以勢使我。」後來樂誥果然貪贓有據而敗。⁷³

符惟忠雖是將門之後，但有趣的是，他將兵的本事不顯，卻和祖父符昭愿一樣，是有名的治河專家。當時惠民河（北宋以開封為中心的漕運四河之一，起自新鄭縣〔今河南鄭州市新鄭市〕，導洧、溱諸川東北流入開封城，折東南出城，經陳州入潁水。京西一段本為閔河，東南一段本為蔡河。開寶六年改閔河為惠民河，其後通稱閔河及蔡河為惠民河。今只有淮陽以南尚殘存蔡河一段）與刁河（疑即刁馬河，在今河南鄭州市中牟縣東南）合流，每年多有決溢，傷害民田。符惟忠自宋樓鎮（北宋置，屬尉氏縣，在今河南許昌市長葛市東北十里鋪）之碾灣、橫隴村置二斗門，目的是減弱水勢，以接鄭河和圭河，從此該地不再有水患。⁷⁴

西夏主李元昊（1032–1048在位）在寶元二年（1039）初已有叛宋兼侵宋的跡象。到是年五月，宋廷已確知元昊必反，於是在是月丙午（十六），命刑部員外郎、天

⁷¹ 《長編》，卷一〇七，頁2502；《宋史》，卷四六三〈外戚傳上·符惟忠〉，頁13555；《宋會要輯稿》，〈職官十一之九〉。

⁷² 《長編》，卷一一二，頁2609；卷一一三，頁2631–32；《宋史》，卷四八九〈外國傳五〉，頁14098；《遼史》，卷一八〈興宗紀一〉，頁215，223。按遼在明道二年八月甲午（初一），由遼國母及國主遣使來弔慰及祭奠，故仁宗派度支判官刑部郎中劉賽（？–1033後）、符惟忠、度支判官司封員外郎李昭述（？–1033後）、東染院副使張茂實（997–1063）出使遼回謝。同年十月，符惟忠仍以西染院副使閤門通事舍人，假鴻臚少卿之銜，押伴來貢的注輦國使者。據《遼史》所載，符惟忠等要到同年十一月甲申（二十二），才抵遼國。按《遼史》將符惟忠寫作「符忠」，劉賽寫作「劉寶」。

⁷³ 《長編》，卷一一六，頁2735；《宋史》，卷四六三〈外戚傳上·符惟忠〉，頁13555。考李燾在是條小注指《國史·符惟忠傳》稱神宗（1048–1085，1067–1085在位）朝官至參政的吳奎（1010–1067）為長垣（今河南新鄉市西南司坡村）尉時，符惟忠很厚遇他，向開封府推薦吳。李燾以吳奎從未任長垣尉，疑符傳有誤記，故不取此記載。《宋史》的編者可能沒有參考李燾的考證，在編寫符惟忠傳時，仍沿用《國史·符惟忠傳》這節有問題的記載，稱符惟忠曾舉薦吳奎。

⁷⁴ 《宋史》，卷四六三〈外戚傳上·符惟忠〉，頁13555。

章閣待制龐籍(988–1063)為陝西體量安撫使，以西上閣門使王克基(?–1039後)副之。又以度支副使、兵部員外郎段少連(994–1039)為河東體量安撫使，而以符惟忠作為副手。兩路安撫使的任務，除查探軍情外，還在所至之處，犒賞將校及蕃部首領。⁷⁵

康定元年(1040)正月，宋軍被西夏軍重挫於延州(今陝西延安市)外之三川口(約今陝西延安市西20公里處，即今延安市安塞縣、延安市境的西川河匯入延河處)。仁宗面對元昊洶洶的來勢，是年二月壬辰(初七)，以剛從西川歸來的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1008–1075)論西兵形勢甚詳，即命他為陝西安撫使。翌日(初八)，任已擢陞為西上閣門副使的符惟忠為陝西安撫副使，擔任韓琦的副手。⁷⁶到這年的六月壬寅(十九)，西邊的形勢穩定下來，宋廷擔心諸州禁軍因多出戍邊，內地諸城武備不設，怕被盜賊乘機作亂，於是委天章閣待制高若訥(997–1055)為京西體量安撫使，而命在這方面經驗豐富的符惟忠做他的副手。是年七月己巳(十六)，符另有任用，就改以禮賓副使耿從政(?–1040後)替回符惟忠。⁷⁷宋廷本來打算起用符惟忠為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知涇州(今甘肅平涼地區涇川縣)，但三司使鄭戩(992–1053)將他奏留為都大管勾汴河使，要他擔任治河要務，而令他失去統兵一方的機會。他治河確有獨到之處，曾指出渠有廣狹，倘若渠廣水闊，水流就會緩慢，而河水所帶的沙泥就會沉積於河道而不利於行舟。他認為河道宜窄不宜闊，建議在河道廣闊處束以木岸，將河道收窄。起初鄭戩不以為然，但經過實踐後感覺確有成效，終於予以採納。對於他的先進治河理論，後代的水利學者曾加以引述。⁷⁸

慶曆二年三月，遼以宋新敗於西夏，以關南地(即瓦橋關、益津關、淤口關以南地區，即今河北白洋澗以東的大清河流域至滄州市河間市一帶)所屬為藉口，遣使前來向宋挑戰。四月庚辰(初七)，宋廷特別派遣右正言知制誥富弼(1004–1083)，為回謝契丹國信使，而以陞任西上閣門使的符惟忠為副使，出使遼國交涉。但同年五月癸丑(十一)，當富、符二人行至深州武強縣(今河北衡水地區武強

⁷⁵ 《長編》，卷一二三，頁2893–94，2898，2901–2，2907。

⁷⁶ 同上注，卷一二六，頁2965–70；2973–74；《宋會要輯稿》，〈兵八之二十〉。

⁷⁷ 《長編》，卷一二七，頁3019。

⁷⁸ 據鄭戩的墓誌銘所記，鄭戩於康定元年權三司使，故他奏留符惟忠任都大管勾汴河使當在康定元年。而符惟忠在康定元年七月前均出使在外，可見他返京師當是在是年七月。參胡宿(986–1067)：《文恭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六〈贈太尉文肅鄭公墓誌銘〉，頁八上；《宋史》，卷四六三〈外戚傳上·符惟忠〉，頁13555。現代的水利學者稱符惟忠的治渠理論為「束水攻沙」。參李可哥、黎沛虹：〈簡論我國古代黃河泥沙運動理論及實踐〉，《人民黃河》2002年第4期，頁24，「古代治理黃河泥沙的實踐」。

縣)時,符惟忠卻以疽發於背,卒於道上。宋廷追贈他為客省使、眉州(今四川眉山地區眉山縣)防禦使,後來再追贈為左屯衛上將軍。⁷⁹

在符氏將門的第四、五代的人物中,本來以符惟忠最有中興符氏的機會。雖然符氏到了仁宗之世,以懿德符皇后的關係而成為宋室外戚的關係已很疏淡;但符惟忠憑另外多重的外戚關係,又成為宋初三主外戚的代表人物。加上他主動親近文臣,又與當時許多具有時望的文臣如韓琦、富弼結交,還有好讀書,又有治郡理政治河的才幹,且有出使遼國之資歷。倘不是英年早逝,他大有機會擔任更重要的職務,重振符氏將門的家聲。符氏將門到了符惟忠這一代,將門的色彩已日漸淡去。符惟忠在宋對夏的連番大戰中,本來有機會統兵一路,從而在沙場上一顯身手,可惜因鄭戩愛他治河之才,以致令他錯過了出任兵職之機會。⁸⁰

符惟忠除了嫁給張宗雅的女兒、崇國太夫人符氏(1022-1078)外,尚有多少個兒子不得而知。以此之故,屬符惟忠一房的符氏第六代有甚麼人物,就暫無可考。符氏「惟」字輩的族人尚可考的,是後文提到的符佾(1085-1120)的曾祖父符惟則,可惜只知他獲追贈左領軍衛將軍,至於他是誰人的兒子,出於符氏哪一房,就不可考。⁸¹

符氏第六代,即「守」字輩族人,名字可考的只有三人:符守規(1028-1100)、符守臣(?-1078後)及符守正。三人中事蹟較可考的是符守規。據張仲容(?-1100

⁷⁹ 《宋史》，卷四六三〈外戚傳上·符惟忠〉，頁13555；《長編》，卷一三五，頁3234；卷一三六，頁3250；《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十一之一〉、〈儀制十三之五〉、〈蕃夷二之十三〉；《古靈集》，卷二〇〈崇國太夫人符氏墓誌銘〉，頁一六下至一七上。符惟忠的最後官職，《宋史》本傳、《長編》及《宋會要輯稿》書均作西上閣門使；惟《崇國太夫人符氏墓誌銘》作西上閣門副使。至於追贈他為客省使的年月，《宋會要》作慶曆三年(1043)五月，疑有誤，當是二年五月符卒時。

⁸⁰ 據符惟忠女兒的墓誌銘所記，符除了禮遇士人外，又喜讀漢唐史。起初寒士張宗雅應科舉，以文學名動公卿，符惟忠愛其才，即以其女嫁之。到張宗雅登第，人們都稱讚他有知人之明。參〈崇國太夫人符氏墓誌銘〉，頁一七上至一七下。

⁸¹ 參見《宋故忠翊郎符侯墓誌銘》，載端方：《陶齋藏石記》，卷四〇，收入《宋代石刻文獻全編》第三冊，頁756。據端方所記，此墓誌銘石高寬各一尺四寸，十三行，行十五字，字徑七分正書。按原碑文之符姓寫作「苻」，又端方不熟諳五代及宋代歷史，故他在墓誌後的簡記中，考查不出符佾及其家族的來歷。附帶一談，北京圖書館藏的拓片〈宋宗室故左領軍衛大將軍高州團練使贈青州觀察使樂安侯墓誌銘·並序·康定二年五月〉，曾載這位系出太祖三弟秦王廷美(947-984)之樂安侯趙承遵(999-1041)，他的元配夫人為符氏。筆者懷疑這位符夫人也出於陳州宛丘符氏。從趙承遵的年紀去推算，這位符夫人應該與符惟忠同輩，屬符氏的第五代。參見《全宋文》第十五冊(1991年)，卷六一五〈吳育·宋宗室故左領軍衛大將軍高州團練使贈青州觀察使樂安侯墓誌銘並序·康定二年五月〉，頁128-29。

後)撰《宋故符公墓誌》所記，符守規字漢公，是符存審的五世孫。墓誌沒有說他是符彥卿的直系子孫，故他可能是符彥卿兄弟的後代，算是陳州符氏的旁支。從他的生卒年去看，他應和符惟忠的女兒同一個輩份。符守規的出身，和其他符氏子弟一樣，也是「長以世祿之及，俯從武弁」；死後所葬的也是符氏家族墳的河南府洛陽縣賢相鄉陶村原。他的父親是「武衛太傅」，母為「仙居縣太君」，但二人名字均不詳。他最後官至西京左藏庫副使。據載他「仕宦五十年，更十任」，墓誌循例說他「所至皆有治狀」。然而據《長編》所記，他在元豐六年(1083)十月，卻在內殿崇班任上因事受責。據墓誌所述，他因蔭而任武職，「非其好也」。他家藏書萬卷，而無餘貲；又「非賢士大夫不友，教子孫力學，以奉先公遺誨」。從這裏看，他的氣質已與將家子所去甚遠。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子孫已棄武就文，長子符世英(?-1100後)在元祐三年(1088)登進士第並出仕，在符守規卒時(元符三年，1100)任宣德郎。其孫符袤(?-1100後)也舉進士。和其他符氏族人相仿，符守規雖然官職不高，也無事功，但他始終出身戚里世家，他的姻親，不是趙宋宗室，就是世家子弟。⁸²

⁸² 《長編》，卷三四〇，頁8189；《全宋文》第四十八冊(1994年)，卷二一〇八〈張仲容·宋故符公墓誌〉，頁39-41。墓誌稱符守規為「仕五代後唐莊宗為宣武軍節度使、追封秦王諱承審之五世孫」，當係將符存審訛寫為「承審」。符妻周氏，出身不詳。長女適宗室淄州(今山東淄博市)防禦使趙叔峙(1058-1104)，次女適宗室合州(今重慶市合川市)防禦使趙仲葩，長孫女適左班殿直李沔(?-1100後)。考趙叔峙有墓誌銘傳世，他也和上文注81所引述的樂安侯趙承遵一樣，出於太祖三弟秦王廷美之後。趙叔峙是廷美第三子潁川郡王德彝(967-1015)的曾孫。他卒於崇寧三年(1104)六月，年四十七，追贈高密郡公。按他的墓誌銘提及他的雙親兒女孫兒女，惟獨沒有提到他的妻子是符氏女。至於趙仲葩，他是太宗長子楚王元佐的曾孫，平陽郡王允升(?-1035)之孫，彭城郡公宗厚之子。仲葩後追封嘉國公，諡修簡。蘇轍(1039-1112)《樂城集》卷二八收有〈仲葩遙刺〉一篇告詞，但沒有提到他遙領哪一州的刺史。又這篇墓誌銘的作者張仲容，在元符三年四月時，以左朝議大夫致仕。《全宋文》的編者據劉攽(1022-1088)《彭城集》卷二二〈知虢州張仲容可知建昌軍制〉所考，說他嘗知虢州(今河南三門峽市靈寶市)和建昌軍(今江西撫州地區南城縣)。王安石(1021-1086)在至和元年(1054)前後所撰的七言律詩〈送張仲容赴杭州孫公辟〉中的張仲容，以及鄭獬(1022-1072)《助溪集》卷三〈合州巴川縣令張仲容等二人可大理寺丞制〉的張仲容，當是同一人。又宣德郎在元豐三年(1080)九月，由著作佐郎、大理寺丞階，改為文臣京朝官三十階中第二十六階。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573；《宋史》，卷二二六〈宗室世系表十二〉，頁6796-97；卷二三五〈宗室世系表二十一〉，頁7977；卷二四四〈宗室傳一·德彝〉，頁8673；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樂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二八〈西掖告詞六十一首·仲葩遙刺〉，頁600；慕容彥逢(1067-1117)：《摘文堂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四〈宗室故金吾衛大將軍淄州防禦使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高密郡公〔叔峙〕墓誌銘〉，頁五上至五下；
(下轉頁45)

除了符守規外，符氏「守」字輩族人尚可考的還有符守臣。據《長編》和《宋會要》所記，元豐元年(1078)五月十九日，神宗「詔內殿承制符守臣先借拱聖營官舍，更許居十年，以守臣敘懿德皇后家故也」。⁸³但其父祖是誰，史所未載。至於另一個「守」字輩符氏第六代族人符守正，是下文提到符侑的祖父，生平事蹟不詳，只知獲贈左千牛衛將軍。⁸⁴

倘我們將符守規算為符氏外戚將門一支，其子符世英即屬符氏將門的第七代。符氏第七代即「世」字輩的族人姓名尚可考的，除了符世英外，還有符侑的父親符世表。符世英的事蹟除元符三年官宣德郎外，餘未可考。至於符世表，據《宋故忠翊郎符侯墓誌銘》所記，他官至武德大夫，宣和二年(1120)見管勾西京中嶽廟。考武德大夫相當於宋初諸司正使前列的宮苑使、左右騏驎使及內藏庫使，於武階官中地位不低，在符氏第六代和第七代族人中，就以他的官位最高，可惜生平事蹟不見記載。⁸⁵

至於符氏的第八代族人名字可考的，除了上文所述符世英之子符袤外，目前可見的惟有符侑。比起符袤，符侑的生平事蹟稍多一點記載，在那不足一百三十字的墓誌銘裏，我們只知他字子列，為人「孝友多能，蒞官勤飭」。他先娶宗室趙仲樽女，再娶直龍圖閣趙令誠女，生子符滋、符浩，另有女二人。他初任安州應城縣(今湖北孝感市應城市)監酒，次任淮寧府(即陳州)西華縣(今河南周口地區西華縣南)斗門，最後任河南府(即洛陽)福昌縣(今河南洛陽市宜陽縣西)尉，官至忠翊郎(按：此職在政和二年九月自左侍禁改)。值得注意的是，符侑似乎和他的祖輩符昭愿、符惟忠一樣，都有治河的經驗履歷。他在原籍陳州西華縣擔任斗門的水官，看來他應當有點治河的本事。可惜他在徽宗宣和二年三月十三日卻以疾卒於家，享年才三十二，同年六月初三葬於洛陽的祖墳。相比已棄武從文的符世英、符袤父子，符世表及符侑父子總算仍維持武官的身份。另外，符侑和他祖上許多族人相仿，以外戚世家的身份，繼續與趙宋宗室聯姻，並以父祖的恩蔭而得以出

〔上接頁44〕

鄭獬：《勛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合川巴川縣令張仲容等二人可大理寺丞制〉，頁一三上；王安石(著)、唐武(標校)：《王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卷五六，頁631；李德身：《王安石詩文繫年》(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頁85。

⁸³ 《長編》，卷二八九，頁7075；《宋會要輯稿》，〈選舉三十二之十六〉。

⁸⁴ 〈宋故忠翊郎符侯墓誌銘〉，頁756。

⁸⁵ 據龔延明的研究，武德大夫屬諸司正使八階列，徽宗政和二年(1112)九月，由宮苑使、左右騏驎使、內藏庫使改，位次於武功大夫，階正七品。至於管勾西京中嶽廟，屬外祠官，若由武臣出任的，就由諸司使副以上充。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頁594，611；〈宋故忠翊郎符侯墓誌銘〉，頁756。

任小使臣的低級武職。可惜他短命而亡，連父親的地位都達不到。為他寫墓誌銘的人，感嘆他「才足以有為，而位不顯，善足以及人，而止於此」。⁸⁶

符氏外戚將門的第九代人物姓名可考的，暫時只有上述符佾的兩個兒子符滋和符浩，但生平事蹟卻不詳。符氏外戚將門到了北宋末年，已近於寂寂無聞，比起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顯赫，實有天壤之別。我們可以說，宛丘符氏到了北宋末年已衰落沉降。在目前可見的史料中，宛丘符氏在南宋並未出過甚麼顯赫的人物，無怪未能中興。⁸⁷ 考現存的元人雜劇中，有一齣名為《趙匡義智娶符金錠》的愛情雜劇，描述少年宋太宗愛慕及追求開封府尹符彥卿之女符金錠（即符皇后）的故事。此齣雜劇的情節自然與史實相距甚遠，然而故事原型及來源是否與符氏在南宋以至元代的後人有關，就有待他日詳考。⁸⁸

⁸⁶ 端方據《宋史·宗室世系表》考出符佾聯姻的宗室趙仲樽，爵封東平郡王，是真宗弟商王元份（969–1005）的曾孫、蕭王宗博之子。至於直龍圖閣趙令誠出於哪一房，端方就考不出來。另端方也考出西華縣門門即蔡河斗門。按《宋史·宗室世系表一》所記，趙令誠出太祖長子燕王德昭房，他是太祖五世孫，父為馮翊侯世覃，卒贈正議大夫，端方失考。參見《宋故忠翊郎符侯墓誌銘》，頁756；《宋史》，卷二一五〈宗室世系表一〉，頁5682；卷二三一〈宗室世系表十七〉，頁7408。

⁸⁷ 筆者所見的史料中，惟有仁宗至哲宗時的宗室、右金吾衛大將軍袁州防禦使趙世繁（1042–1086）之母襄國夫人符氏，頗有可能出於宛丘符氏一門。至於出現在《宋史》、《宋會要輯稿》、《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等史書中，南宋初年幾位符姓的文臣武官，沒有資料證明他們與宛丘陳氏有何關係，他們所繫籍里亦均非陳州宛丘。可能與其有關係的，是哲宗孟皇后（1073–1131）之弟、高宗朝官至樞密使的外戚孟忠厚（？–1157）的侍妾符氏，以及光宗（1189–1194在位）的婕妤符氏。參見范祖禹（1041–1098）：《范太史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六〈右金吾衛大將軍袁州防禦使贈安武軍節度觀察留後信都郡公墓誌銘·元祐九年二月〉，頁一三上；《宋史》，卷二四三〈后妃傳下〉，頁8655。

⁸⁸ 據吳敢的研究，明萬曆二十六年刊《息機子元人雜劇選》所收的元雜劇二十六種中，有孤本《符金錠》一種，此即是《趙匡義智娶符金錠》。按這齣雜劇收入隋樹森所編的《元曲選外編》第三冊，亦簡稱《符金錠》，原題目是「強風情韓松搶繡毬，趙匡義智娶符金錠」。這齣雜劇共有四折，內容與歷史出入頗大，例如劇中說符彥卿「祖居京兆長陵人，幼習儒業，頗看詩書」。又說他「自中甲第以來，累蒙柴梁王擢用，頗有政聲」，還說他任汴京府尹之職，只有一女符金錠，長年十八歲。至於太宗那一面，則說他當時年十九，父趙弘殷見任殿前都指揮使，兄趙匡胤則往關西練兵。他有鄭恩、張光遠、石守信、王審琦、羅彥威、李漢超等京師十虎義兄弟，姊嫁節度使王朴。此雜劇述說趙匡義因遊符宅花園而遇到符金錠，二人一見傾心，本來符趙二家都樂於結秦晉之好，但中途殺出土豪韓松出來爭奪。最後在趙匡義姊夫王朴的幫助下，二人終成眷屬。這個愛情故事中的人物大部份在歷史上確有其人，但所述說的故事，特別關於符

〔下轉頁47〕

餘 論

在五代及宋初的外戚將門中，陳州宛丘符氏可說最為顯赫：符存審、符彥卿兩代父子名將；周世宗宣懿皇后、恭帝周太后、宋太宗懿德皇后一門三后。然符氏到了第三代的符昭愿、符昭壽兄弟，雖以皇舅之親、將門之後，不但無克紹箕裘之榮光，反而有失職喪身、玷辱家聲之恥。古人說富不過三代，事實上貴也難過三代。符氏的第四代以降，已無位顯爵高者。一方面第三代的符昭愿兄弟沒有甚麼大勳勞讓子孫得享恩蔭；另一方面，他們與趙宋王室的姻親關係已日漸疏薄，事實上真宗以下諸帝，與符氏並無直接的血緣關係。雖然宋室仍按例賜符氏後人子恩蔭出身，但他們與眾多的功臣子弟其實差別不太，若非有特別機遇，他們鮮能出人頭地。從官爵職位而論，符氏將門可說是每況愈下：第一、二代的符存審、符彥卿在沙場上屢建奇功，封王拜相；但到第三代的符昭愿兄弟，雖然因太宗愛屋及烏，給他們統軍出征或鎮守大藩的機會，但他們並未像另一外戚李繼隆那樣，建立顯赫戰功，結果只能位及防禦、團練使，而與三衙管軍、節度使相之高位無緣，雖然符昭愿也爵至國公。第四代的符承煦、符承度、符承祐、符承諒、符承翰、符承訓、符承宗，最高的官位不過是環衛將軍，而多數只位至大使臣，連諸司副使都攀不上，而且除了符承訓還有效命沙場的機會外，其他只是擔任閒職的武階官。說符氏是外戚將門，實在將門已不再，剩下的只有外戚門戶的空架子。倘要問符氏將門還剩下甚麼家風傳統，也許是他們尊重讀書人的家風，以及善於治河的傳統。

〔上接頁46〕

彥卿的部份，卻全是杜撰。將周世宗所倚重，卻為太祖所畏的樞密使王朴(915-959)說成太宗的姊夫，更是匪夷所思。惟一與歷史事實接近的是太宗與符皇后成婚的年齡，以及二人相當良好的感情。另外，宋人筆記曾記符彥卿知汴州時撰有七言律詩一首，詩云：「全軍十萬擁雄師，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濤喧鼓角，隋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關西將，環坐青蛾趙國姬。為報長安冠蓋道，粗官到底是男兒。」也許這是劇作者以為符彥卿曾任汴京府尹儒臣的緣故。又據王萌的比較分析，在《元曲選》和《元曲選外編》所收的戲曲中，以婚戀故事為主要內容而男主角不是文人的，就只有這一齣。參隋樹森(編)：《元曲選外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二版)，頁981-99；吳敢：〈《中國古代戲曲選本·劇本選集》敘錄(下)〉，《徐州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頁30；王萌：〈論中國才子佳人文學中的兩性格局與文人心態〉，《中州學刊》2003年第2期，頁59。有關這齣雜劇內容及部份唱詞的討論，可參見李之亮：〈元雜劇中的宋朝戲〉，《中國戲曲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頁85-86；李源：〈滿園春色天不住——元雜劇中的「後花園」文化現象〉，《藝術百家》2003年第4期，頁43-45；劉斧：《青瑣高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前集卷五，頁46。

符氏以外戚門第的身份，憑著宋人講求門當戶對的世家婚姻關係，曾經造就了第五代惟一有出息的子弟符惟忠，得以在仕途上順利攀陞至橫班使臣的高位，給符氏中興的希望。可惜一木難支，當符惟忠不幸短命而亡後，符氏就再沒有出過稍有事功及名聲的族人（符世表官至武德大夫算是例外，但他並無事功得載），而在宋室南渡後，我們幾乎找不到這個曾經顯赫一時的外戚將家的蹤影。雖然到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宋室仍祭饗懿德符皇后不輟，但未見符氏後人得到恩蔭出仕。⁸⁹ 教人諷刺的是，符氏將門從第二代符彥卿標榜敬禮士人，喜好讀書，到了後來即有符氏子弟乾脆棄武習文，以讀書應舉出仕。⁹⁰

陳州宛丘符氏將門的興衰軌跡，在眾多宋代將門中是尋常不過的。只是其興也勃，其衰也促，在宋真宗初年已走向衰敗，不像其他外戚將門如上黨李氏、洛陽王氏、真定曹氏及蒙城高氏能支撐較長的時間。⁹¹ 符氏子弟兼有外戚的身份，本來比其他將家子弟較易走入仕途，但這些出身外戚世家之子弟，欠缺在基層的歷練，除非天賦過人，或有特別機遇，他們出人頭地的機會，反而不及行伍出身的草莽英雄。事實上，在宋代以文制武的政治體制下，就算是出身外戚世家的武臣

⁸⁹ 《宋會要輯稿補編》，頁36，45。關於宛丘符氏在南宋的情況，參見上文注87。

⁹⁰ 外戚將門子弟棄武從文，符氏也不是特例，太祖母族杜氏早已如此，好像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三月，杜氏子弟杜常（？-1109）便登高第，後官至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另在哲宗元祐三年三月，杜氏子弟杜藻（？-1088後）也登進士第。參見《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一之九〉、〈選舉二之十〉；《長編》，卷二七七，頁6770；《宋會要輯稿補編》，頁340。宋人筆記以杜常在神宗朝第四人及第，疑有誤。參見張舜民（？-1102後）（撰）、湯勤福（整理）：《畫墁錄》，收入《全宋筆記》第二編第一冊，頁209。

⁹¹ 關於上黨李氏，即李繼隆的外戚將家，筆者有專文討論。至於洛陽王氏，即王審琦、王承衍外戚將家的研究，王育濟及何成數年前曾撰有一篇提綱式的短文。至於真定曹氏，前述柳立言〈宋初一個武將家族的興起〉一文曾析論真定曹彬父子將家興起的經過，不過該文並未述及曹氏在仁宗朝成為外戚後的狀況。至於蒙城高瓊（935-1006）、高繼勳（959-1036）父子所起家的高氏外戚將家之研究，高路加所撰的歷代高氏研究論著，曾有專章討論，並附有高氏譜系，頗有參考價值。另他在同一年發表的「高家將」專文，也可一併參考。參何成、王育濟：〈宋代王審琦家族興盛原因述論〉，《甘肅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頁69-71；高路加：《高姓群體的歷史與傳統》（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二章〈兩宋高姓〉，頁148-70；高路加：〈聲威顯赫的北宋「高家將」〉，《廣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4期，頁34-42。附帶一提，柳立言在1994年曾發表一篇有關北宋吳越錢氏的研究，重點在錢氏如何利用他們的婚姻關係，特別是與趙宋王室的聯姻，而維持他們外戚世家的地位。不過，錢氏與上述幾個外戚家族不同，他們出身於十國降王之家，不被人視為外戚將家。參見柳立言：〈北宋吳越錢家婚宦論述〉，《中央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四分（1994年），頁903-55。

如符氏，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也是每下愈況，無復五代或宋初那樣舉足輕重。從社會流動的角度去看，好像符氏外戚將門這種世家望族，事實上卻貴不過三代，那倒印證宋代的社會是相對地開放和公平的。

王善軍在他的專著《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中，曾綜合分析宋代各種世家形成的過程，指出其中一類的世家，是「武將之家通過軍功獲得較高的政治地位，然後又通過與皇室連姻以及特權世襲等途徑，以保持宗族的權力和地位，從而形成世家」。對於多數的宋代外戚將家或世家的情況，王氏這番分析大概符合事實。不過，具體的個案研究，或會讓我們清楚看出不同的外戚將家，它的形成，及其興起與衰落，既有其相同的軌跡，也存在各種的差異，也許未宜一概而論。⁹²

後記

本文一位審查人惠告北京師範大學游彪在《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3期頁94刊出了〈《宋史·符昭愿傳》辨正〉一文，為筆者撰寫本文初稿時所未引用。這則約六百字的讀書笥記，同樣根據《芒洛塚墓遺文三編》所收的〈符昭愿墓誌銘〉，考辨《宋史·符昭愿傳》中符昭愿兩處職官繫年之誤及三處官稱之謬。按游氏所考與本文相關地方所述相同，另外，他和筆者的意見一樣，認為撰寫此則墓誌銘的前進士陳舜封，當是《長編》卷三十五淳化五年三月甲寅條所載「舉止類倡優」之「伶人之子」陳舜封。

又筆者本文初校時，偶在網上檢索得「天堂紀念館」Netomb.com的現代符氏宗族網址，其中有許多篇由現代符氏族人撰寫或編纂的〈符姓家譜〉、〈符氏世系表〉一類的譜牒史料。惜這些譜牒史料均沒有注明來源，筆者暫不打算採用。

2007年1月12日定稿

⁹² 王善軍：《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191。按王氏提出宋王室由於怕其他武人以同樣手法奪取政權，因而採取一種削弱武將軍權而給以種種特權和與之聯姻的手段。高繼勳、王審琦、曹彬等武將的後人，主要就是通過這樣的途徑而形成世家。不過，王氏並未有深究，宋初的幾個外戚世家，例如宛丘符氏、上黨李氏外戚世家的形成過程，與他所舉的高、王、曹三家，有頗大的分別。在這裏附帶一談，本文不署名的審稿人引述黃寬重最近的意見，認為宋代家族「個案研究的論文已經夠多了，以後除非有新資料出現，個案研究恐怕不容易有重大的發展，此時應該是做總結的時候」。對於此一觀點，筆者同意以宋代士族作為研究的個案，可能真的像黃氏所說已做得夠多；不過，好像陳州宛丘符氏這類外戚世家的個案研究，目前仍不算太多，應還有進一步探究的空間。參見黃寬重、刁培俊：〈學科整合、國際化趨勢與數位化時代的史學研究與教學——著名學者黃寬重先生訪談錄〉，《歷史教學》2006年第4期，頁16。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Fu Clan, an Eminent Family of Military Officers and Imperial Relatives from Chenzhou Prefectur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Summary)

Koon-wan Ho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trace the history of the Fu clan, an eminent family of military officers and imperial relatives from Chenzhou Prefectur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areer of Fu Yanqing (898–975), one of the greatest generals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most eminent figure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 Fu clan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Song Taizu (r. 976–997), is first examined. It will be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f the factors which led to the gradual decline of the Fu clan 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 Song Taizong (r. 976–997) and Emperor Song Zhenzong (r. 997–1022). Fu Zhaoyuan (945–1001) and Fu Zhaoshou (?–999), the two sons of Fu Yanqing and the younger brothers of Empress Fu of Taizong,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decline of the clan. Even though they had been given important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assignments, they were solely due to their privilege as imperial relatives, and their mediocre performance led to disasters. Fu Zhaoshou was killed by his own mutinous troops.

Among the descendants of the Fu brothers, Fu Weizhong (?–1042) was the last hope to restore the might and glory of their eminent clan. Unfortunately he passed away before he could advance to a more important post. With the help of five extant epitaph stone inscriptions belonging to clan member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the history of the Fu clan has been successfully reconstructed up to its ninth generation. The Fu clan descendants, though not holding any more senior official posts, were still visible at the en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Being one of the imperial relative families, the Fu clan could still enjoy some sort of privilege for being chosen by the Song ruling house or other noble families as the candidate of their inter-marriages, even though its eminent status had already faded away in the middle of the Northern Song.